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二卷 第一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論 著

流沙墜簡校補 賀昌羣 ..... 一一一八

金源監本考 張秀民 ..... 一九—二五

海外希見錄 王重民 ..... 二七—三二

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 羅爾綱 ..... 三三—三七

記十竹齋 蠶蟄生 ..... 三九—四二

悼洛佛爾氏 賀昌羣 ..... 四三—四九

新書介紹

共二十三則 ..... 五一—七〇

圖

書

季



中文本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八五六號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發行

北平文津街一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

# 本刊編輯部啓事

國際聯盟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與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有感於年來國內學術界之進步突飛不已，而以語文隔閡，國外於此每多茫然。不惟國際合作之精神莫由表現，即吾國民之毅力，亦應有以告諸世人。用合辦圖書季刊，分中英文本及中英文合訂本三種出版，以向國內外人士傳達中外學術界之消息，藉謀萬國人士在知識上之諒解，以爲人類和平闢未來之新路。季刊由北平圖書館負編輯之責，年出四期，內容分專論、新書之批評與介紹、學術界消息、西書華譯目錄諸項。唯以草創伊始，諸多未備，尙祈學術界出版界概予勳助指導，是爲至荷！

本刊編輯部

謝禮士

翟孟生

曾覺之

顧子剛

賀昌羣

本刊定價表

版	本	每	期		全	年
			期	全		
中	文	本	國內	五	角	元
			國外	美金三角五分		
英	文	本	國內	元	角	元
			國外	美金五角		
中	英	文	國內	元	角	元
			國外	美金六角		
合			國內	四	角	元
價			國外	美金一元二角		
本			國內	元	角	元
合			國外	美金一元五角或六先令		
本刊定價地點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八五六號：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北平文津街一號：國立北平圖書館						
內 在 費 郵						

# 流沙墜簡校補

賀昌羣

## 一 校記

斯坦因所獲漢晉簡牘，先有沙畹氏爲之詮次，後經羅振玉王國維二氏之考釋，千秋遺跡，得還舊觀，而前後漢間，漢兵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當年經營，幸猶可見於今日，前賢之功，可謂偉矣。顧沙氏書與羅王二氏之考釋，流傳漸稀，得之不易，今羅氏既重錄印行，內容亦多所損益，尤以屯戍叢殘更改最繁，蓋王氏生前手訂也。曩嘗以此書初版與沙書相校，欲辨其得失之處，而後知沙氏開闢蠶叢之不易，王氏考釋之精審，所以藝苑爭傳，率士咸誦，名下無虛也。近復以此書再版與初版對讐，在再經時，始將其所改易者過錄完畢，爰作校勘記略誌其概，世之君子，以覽觀焉。

按沙氏書所收簡牘共九百九十一片，全書分三編：第一編（第一——七〇九）係在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城發現，其中紀年者九十八片，自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迄永興元年（公元一五三），紙片之屬於唐代者十一（第七一——七二〇）。第二編（第七二——九五〇）在蒲昌海北，即所謂古樓蘭遺址發現，其中少數係斯氏第一次在尼雅所得（第九四〇——九五〇），簡牘皆有爲魏晉間物，其有紀年者十八片，自炎興元年（公元二六三）迄咸和五年（公元三三〇），紙片四（第九九六、九一〇——九一二）。第三編（第九五一——九九一）在和闐東北瑪嘔託拉（九五一一——九七四）及伯拉滑史德（第九八一——九八三）諸地發現，簡牘皆有，而無紀年可考，大抵爲隋唐間物。沙氏之書，即依據以上諸出土地點而彙集之，不分類，此其所長，亦正其所短也。

沙氏當年在歐洲漢學者中爲前輩，號稱淹博，然其從事考釋時，多得力於當時留學巴黎之二中國學生吳勤與魏懷（見沙書序言），蓋草分隸之難，加以年湮代遠，字跡模糊，古語難遽識，雖素養深厚之外國人如沙氏者，亦未能盡辦已。沙書釋

文，每多誤解，於有關史事之重要處，問未能明，則其考釋自難盡善。書中如第六〇簡之「制」「到」「發」「其假」「長」諸字，在此簡中一字之差，毫釐千里，沙氏皆無釋，僅譯其大意，則並其大意之不能明可知已。轉讀王氏考釋（簿書類第一簡），滔滔千餘言，啓發良多。又如簡文之「從事」，沙氏常誤釋「行事」（沙書第一三八、一四二諸簡），「變」字常誤為隊（baration）。此例甚多，不備舉。按漢簡中，凡「變」字或作「際」，或作「際」，章草作「𠄎」，皆不當釋為隊。沙氏既誤釋，而王氏亦每誤書作隊（烽燧類第十、十一、十九、二十、二十一諸簡），原簡實作「際」，因从火之四點，簡中常作一橫，最易忽視，非漢時屢與隊可通用也。又如沙書第三六七、六一四簡文「入西蒲書二封」，沙釋西蒲為地名，不知蒲為簿之別作。同簡「文德大尹」「五威將軍莫府」「魚澤尉」等新莽官名，與當時遣十二將軍使匈奴西域之事，極關重要，沙書皆無釋。其他單詞雙句，或無釋，或誤釋，以王書相校，其得失相去遠矣。

雖然，沙書足以啓示王氏之考釋者良多，固可得而論焉。舉其著者，如玉門一關，漢志繫於敦煌郡龍勒縣下，嗣是續漢志以下唐宋地理書，以至近代官私著述，無不以漢之玉門關在今敦煌西北，沙氏據武帝太始三年之簡（第三〇五）及史記大宛傳所記，以為太初二年玉門關尚在敦煌之東，則太始三年，已徙於敦煌西北矣。（按沙說見序言頁六，不載考釋中。）王氏序言論玉門方位，洋洋灑灑，蓋衍沙氏之緒者也。又如沙書以敦煌一地，常新莽時曾一度改稱文德（沙書第四四九簡），王釋簿書類第六十簡之說，亦從出於沙氏。又同類第四十二簡（沙書第五二九）考新建國地皇上戊之年，引葉夢得避暑錄話及隸續諸書，勝義重重，蓋有自來也。

校二書既竟，略泛論其犖犖大者，以下始言再版所增訂之處。

流沙墜簡蓋就沙氏所錄九百九十一片中，取五百八十八片，計正編三：一、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共八十簡，未編號，為羅振玉氏所著。二、屯戍叢殘考釋，分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雜事六類，為王國維氏所著。三、簡牘遺文考釋，羅氏所作，不分類，再版改入下冊中。此外為流沙墜簡考釋補遺，亦王氏之作，所考乃斯氏古和闐第二冊所載尼雅木簡（沙氏考釋，載斯氏書第一冊附

錄一。餘爲附錄，係日本橋瑞超氏在蒲昌海所獲西域長史李柏書。末爲烽燧表。除考釋內容多有增刪外，編製則仍其舊。今略其增刪初版字句者不論，但就其改正前說，或新加之考釋而言，約舉如下：

1. 初版凡言木簡、木觚、木楬、殘帛出敦煌西北者，再版均照沙書據斯氏原簡編號，改爲敦六乙或敦六丙；凡言出敦煌北者，亦照原簡所記敦數改，於是烽燧之次第易於明瞭矣。

2. 初版釋文有脫誤者，再版已多改正。如簿書類第五簡（沙書第一四三）大煎都下之守字，侯下之丞字，第三十二簡之錢穀改糴穀，及綵字之補釋等，皆較初版爲勝，然仍有脫誤，本篇下文將記之。

3. 新加之考釋，今依類列之：

### 簿書類

第二十五簡（沙書第三三〇）初版無考，再版據後漢書竇融傳，知此簡爲融當時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居張掖屬國都尉職，告其部從事之書。

第三十九簡（沙書第七六九）初版無考，再版引宋書禮樂志，皇太子監國儀注云，「符到奉行年月日起，」故知此簡末云「五月三月未時起，」正與宋尚書符式相同。則六朝紀文書發送之日，猶承漢之遺制也。

第四十一簡（沙書第二五五）初版釋文作平始六年，再版改平爲本，（沙書亦作本）然漢無平始年號，而宣帝本始又無六年，因知宣帝本始之元，初亦循武昭之制，六年而改，後更用四年遞改之制，遂以地節元年爲三年，而減本始爲四年，據太初術推之，二者干支正合，故宣帝四年遞改之制，得此簡而明矣。

第四十九簡（沙第一五六）安定郡上之之字，初版無釋，再版釋遂，卽遂，古遯字。

### 烽燧類

第七至九簡（沙書第六一、二七八）關於廣漢、美稷等五燧之次第，頗有改動，較初版之說爲簡賅。

第四十五簡（沙書四六〇）簡文「令敢告羊人」初版無考，似亦承認沙氏之釋作吉羊，再版作「告卒人」，引論衡謝短篇「兩郡遺書曰敢告卒人」，知前漢時，此語不限於兩郡遺書也。

戊役類

第八簡（沙書第八八）之天田，初版無考，再版據唐崔敦禮神道碑「左校叛換，亟擾天田」，以為天田乃古語。按天田之義，參閱下文戊役類第八簡補。又初版引漢晉間算書如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諸算經，謂古皆以六尺為步，三百步為一里，此制至唐未改。再版引舊唐書食貨志，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則唐時已改矣。

粟給類

第一簡（沙書第三一〇）「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云云，初版無考，再版據漢書功臣侯表，知續相如曾使西域，斬扶樂王首，此簡書為太始五年以前物也。

簡牘遺文考釋

第十三簡（沙書第一七四）初版無考，再版補稱乃史記滑稽列傳文，惟字句與今本略異。

流沙墜簡補遺考釋

第二十三簡（沙書第一八八）簡文武威、西平、西郡、張掖、酒泉、敦煌六郡，皆涼州刺史所部，再版據晉書地理志，知尚有金城、西海二郡，此簡無之者，因金城於泰始五年後改隸秦州，而西海已并於張掖或敦煌，則此簡當為泰始五年以後物，其所以首記武威者，涼州刺史治所故也。

總觀再版補訂前說，刪繁去蔓，不可勝記。此外流沙墜簡考釋補遺復增王氏甲寅題跋一通，為初版所無。前賢為學，新知舊識，轉益深沉，非書成便可謂卒業已。

## 一一 補正

斯坦因於我國西陲獲漢晉簡牘在一九〇七年，越六年，沙畹氏書成，其明年，羅王二氏乃因沙書而寫定流沙墜簡，又二年，王氏復補苴前說，成流沙墜簡補正（載學術叢編），至今約二十年矣。王氏自沉，聲華絕響，今茲再版，雖不復獲觀前賢手澤，然損益斟酌之間，猶可見其風範。曩讀其書，間嘗泛觀四史，乃知通人之作，不僅在於名物制度之間，蓋組織力之強，構思之密，尤有甚焉。偶有所得，竊亦自附丹黃，今重版補訂既多，私記雖有可存者，固不足當塵壤涓流之益也。方聞之士，幸垂教之。

篇中凡文繁之木簡、殘帛、紙片，僅舉其所當補者，餘不盡錄。簡文非必要時，皆書今體，以有原書可覆按。凡沙書誤釋，而此書已改正者，不著錄，沙書不誤，而此書誤改者，則錄之。

### 屯戍叢殘考釋簿書類

第一簡 制詔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戌卒二千人安酒泉郡其假口如品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吏將屯要害處屬太守察地形依阻險壁壘遠候望毋

按簡文姜字，漢簡中或作麥，或作發，此當爲發。其假下一字，沙王二氏皆無釋，細察原簡，疑爲侯字。侯者侯官也，續漢志張掖屬國下有侯官屬國都尉。假者兼也，前書蘇武傳：使匈奴有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漢官中有假史（中常侍樊安碑），假司馬（趙充國傳韓延壽傳），軍侯假丞（陳湯傳），則假侯蓋兼攝侯官事，而如侯官之品秩者也。長吏卽縣令長，前書百官表：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與上舉秩位略有異。）此言長吏乃縣令長之稱，而丞尉不與焉。惟章懷注光武帝紀（更始二年）：「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云：二千石謂郡守，長吏謂縣令長及丞尉也。是誤以長吏爲縣令長及丞尉之統稱。顏師古於此尙能辨別，元帝紀元年：詔民年九十已上，賜物及當粟焉。

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而不舉丞尉，是長吏蓋指縣令長而言，丞尉爲縣令長之下屬，非長吏也。此簡之長吏而冠以將卒之名，蓋猶班超傳及後書馮嚴傳之長史而冠以將兵或將軍之名，皆邊郡設官之特例也。（參閱下文第二十八簡補。）考釋又云：「璽書之首，例云制詔，」是不盡然。按漢書晁錯傳：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吾丘壽王傳：賜壽王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是璽書之首，不必例云制詔也。考獨斷云：璽，印也。天子獨以印稱璽。則璽書爲有天子御印之書耳，無所命令者，其首不必例云制詔。獨斷又云：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也，詔書者，詔誥也。故璽書與制詔之別，卽璽書無所命令，而有所命令者，則其首例云制詔，如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春，革公孫賀丞相之職，而稱「制詔御史」。不云璽書，石奮傳稱：元鼎五年，「制詔御史萬石君」，亦不云璽書，是璽書之首，不必例云制詔，而云制詔者，必有所命令也。又考釋引趙充國傳：「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按原文並下有「分兵」二字，蓋分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之兵，而合擊罕并，當不可視爲省文。

第四簡 以時過可，不冒哉，牧監之部，其勉于考績（下缺）

第五簡 斷金之利焉（中空）始建國二二年五巳丑下

按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後書馮異傳：李軾報異書云：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崔駰傳：同斷金之玄策。斷金，蓋漢人引經常語也。又引隸釋中常侍樊敏碑，按當作樊安碑，敏爲巴郡太守，碑在建安十年，安乃中常侍，碑在延熹二年。下云「詔書」，當依原碑稱「制詔」。第四簡牧監之部，牧監者，新莽所置考績之官。王莽傳下：地皇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續漢志建武十八年復稱刺史，而無牧監之名矣。

第六簡 二月庚午敦煌玉門都尉子光丞□年謂大煎都侯寫移書到定郡

□言到日如律令 卒史書佐遂己

按續漢志百官志：都尉之名，始於景帝，司典兵禁，捕盜賊，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惟邊郡往



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則此簡殆光武帝初年之物也。如律令一語，固出於詔書，漢時上告下之文亦用之。漢晉間葬禮亦嘗取爲厭勝之意，其後道家符咒，乃相襲用，唐李匡又資暇錄以爲雷邊捷鬼，蓋有所本，未可斥爲虛構也。輒近洛陽長安出土漢晉陶甕數事，（中村不折氏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卷上），如永壽二年二月一器，其上朱墨隸書八十七字，末云：「死生異籍，千秋萬歲，不得復相求索，急急如律令。」又建寧四年，熹平元年，光和四年，初平四年各一器，晉太康三年一器，或作「急急如律令」或作「急如地下詔書如律令」，皆可謂雷邊捷鬼也。卒史非必爲主文書之官，漢官舊儀云：五人爲伍，伍長一人，十人爲什，什長一人，百人爲卒，卒史一人。是卒史爲主兵之官之證。然漢官中又有郡文學卒史（史記匡衡傳補平原文學卒史），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傳元帝好儒，郡置五經百石卒史），廷尉文學卒史（兒寬傳），此簡之卒史，恐郡卒史也。

第十四簡 五鳳元年十月丁巳朔戊午

按漢隸十卽七，十與十之別，十橫畫長，直畫短，十則橫直相若。本書戊役類第二十五第三十一，器物類第二十四諸簡，既皆直書作七，則此不宜例外也。

第十五簡 （上缺）秋隴長德敢言（下缺）

按此簡秋字上沙書第四六三簡，補釋一宜字，是沙書第四六四、四七〇、四八二、四八六、五三六諸簡，皆有宜秋燧名，出敦十五甲，諸簡有始建國天風紀年及建武紀年，當爲前後漢間物。本書烽燧類第三十四簡考釋，所定諸燧次第，無宜秋之名，按燧書類第二十三簡，簡文有「今朝宜秋卒胡孫詣官」云云，詣官者，詣玉門候官也，則此燧當屬玉門候官治所。

第二十三簡 □□卒有不□負貯當所□

按卒上一字，沙王二書皆無釋，原簡當爲適字，漢人假適爲敵，又假爲謫，此適卒者，謫戍之卒也。

第二十七簡 將軍令逢檄還令宜爲檄與候史便內□玉門□□

按還令下再版補釋宜字，是玉門下有三字，原簡當爲「宜即日」，但下簡殘闕，不能斷其句也。

第二十八簡 西域長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當上道從上邽至天水

按右簡今字，沙書第七五二釋令，是此簡出蒲昌海北，字體如今正書，可見漢晉間書體之流變。王氏考釋此簡爲晉太康七年以前之物，最爲精確，而於西域長史一官，則未詳言。顧自東漢以來，此官典屬西域，職守甚重，不可不明也。考漢時長史爲主文之官，亦有兼軍事者，前書百官表：丞相屬，大司馬屬，左右將軍屬，皆有長史，秩千石。邊郡亦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長史者，衆史之長也。續漢志百官志：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蓋邊陲僻遠，正官不常設也。古今注：建武六年，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事。此邊郡長史，乃郡守所屬者也，其職司治兵。續漢志補注引漢官儀：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至於西域長史之設官，則自章帝時班超始。按超於明帝永平十六年爲西域假司馬（章帝紀在建初三年），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本傳），元和三年爲西域長史（章帝紀），和帝永元三年，復置西域都護（都護之置，自宣帝時鄭吉始），乃以超爲西域都護（本傳及和帝紀）。此超所歷西域官階，可得而考者也。其後徐幹、班勇、王林、王敬、趙博，皆嘗爲西域長史。長史所居在柳中。靈帝延平間，西域長史張晏，嘗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後書西域傳），則自漢迄晉，西域長史一官從未嘗廢置。流沙墜簡再版簿書類第一簡考釋，以爲吏與史古通用，簡中將卒長吏即將兵長史，將兵長史卽西域長史，其說誤矣。考長史與長吏在漢官中未聞可以通者。長吏之說，已詳上列第一簡補，其職守與長史迥異。史與吏古書中因形似而易混蓋有之，續漢志劉昭補注引漢官曰：「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而前書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此史與吏因形似而混也。漢魯相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隸釋卷一）。魏相傳：少學易，爲郡卒史。本書雜事類第五十簡「卒史秩各百石員二人」，皆可證卒史爲是，而卒吏者，傳寫之誤也。是史與吏實不相通。漢簡中，凡吏字章草作史，或作吏，史字作文，各有定則，絕無通假。故將卒長吏實爲郡守屬官，和帝紀：永元九年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卽隴西郡之長吏（縣令長）也。將兵長史則設於邊遠之地，秩不甚高而任重，如永元十四年置將兵長史於日南象林是也。（或作將軍長史，後書馬嚴傳：後拜將軍長史，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至於西域長史則高於將兵長史，與西域副校

尉相輔爲用，班勇傳：勇謂司隸校尉崔據曰：校尉所以扞撫西域，長史所以招懷諸國也。和帝永元間，西域長史治所，因西羌之亂，移治樓蘭（班超傳）安帝延光間，仍在柳中（班勇傳）自永初罷西域都護，而西域長史與戊己校尉遂爲西域之最高官級矣。逮東晉咸和間，猶有西域長史李柏縱橫於絕域。因讀此簡，得論其官守沿革如此，並以補沙畹羽田亨諸人所未詳。

第三十八簡（上缺）□因主簿奉謹大侯究犁與牛詣營下受試

按奉字下，原簡有遺字，沙書第七五五有釋。

第四十一簡 本始六年三月癸亥朔丁丑建辛卯十五日乙酉到官

按考釋云：「是月癸亥朔，則丁卯者月之十五，」丁卯當爲丁丑之誤，下文言丁丑不誤，此猶未改。

第四十二簡 東武里五士王參秩庶士

按考釋云：「五士疑卽漢之士伍，士伍者無爵之稱，」其說是，然未盡也。考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又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武安君白君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是士伍爲有罪而奪其爵之人。漢書景帝紀元年，奪爵爲士伍免之，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第四十八簡 □適士吏張博閏月丁未持致藉詣府

按藉爲籍之別構，漢簡籍字皆作藉。考釋云：「致籍未詳，」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父母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簡文蓋謂士吏張博，致上其牒籍於大尹之府也。大尹卽漢之太守，後書馬援傳注，王莽改太守爲大尹，則此簡當爲莽時之物。

第五十六簡 言律曰畜產相賊殺參分償和令少仲出錢三千及死馬骨肉付循請平

按考釋云：「循者，馬主之名，」非是。循者循行吏也。續漢志劉昭補注引漢官曰：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

行二百六十人。簿書類第十簡之「毋失職方，循行不辦。」（按職字沙王二氏皆無釋，今補。）亦即指此。平者評判也。漢書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宣帝嘗置廷平之官，秩六百石以決獄。則平與循皆當時律語也。

第六十一簡 永平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中  
按原簡十四日下有：=當作十四日日中。

### 烽燧類

第七簡 宜禾郡邊第廣漢第一美稷第二昆侖第三魚澤第四宜禾第五

按漢時烽燧之疏密，考釋據簡中所記諸燧位置及里數推之，以爲燧之距離，當較烽爲密，大率相去十里許，因畫則燧燧，畫中之烟比夜中之火，不能及遠故也。其說甚確，惜未得以史事證之。考後書馬成傳，成拜揚武將軍，建武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大將軍杜茂繕治鄴寨，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此可與簡中燧數之距離相印證者也。烽則夜舉，因夜中之火，視晝中之烟所及者遠，唐六典，唐沙州圖經所記唐時烽候位置，大率相去五十里或三十里，今以漢事證之，殆亦相去五十里，非僅限於邊塞也。漢書郊祀志：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并挈臯，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所謂挈臯，當即漢書音義之桔槔，所以懸兜零，置薪火者，其形如稱，有寇則燃而舉之。是漢時烽火亦謂之權火。又考釋引沙書第六百九十簡，按當爲第六百九十四簡，初版不誤，再版誤改。

第三十五簡 縣承塞亭各謹侯北塞際即舉表皆和盡兩端亭以扎署表到日時（下缺）

按原簡南端亭下有「長」二字，當作南端亭亭長。初版再版皆脫，沙書第二七三有釋。

第三十七簡 扁書亭際顯處令盡諷誦之

按扁書者，署於門戶之告白也。前書諸葛豐傳：縣於都市，扁書其罪。續漢志百官志：凡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官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此爲後世旌表之濫觴，亦可見所謂扁書之意矣。

第四十一簡 凌胡燧塢乙亥已成候長侯傳送□

按原簡當作：凌胡燧塢乙亥已成□罷卒候長侯史傳送□。

戌役類

第四簡 戍卒杜克病頭痛四節不與不能

按考釋云：「漢制，民年二十始傳爲更卒（給事郡縣）」云云，此語當本前書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傳」之語，傳當作傳。高帝紀上：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車。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其名籍給公家繇役也。再版傳爲傳之誤甚明。

第八簡 若干人畫天田率人畫若干里若干步

第九簡 六人畫沙中天田六里率人畫三百步

考釋云：「天田未詳。」按漢書鼂錯傳：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毋下千家，爲中虎落。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則虎落爲籬落之義。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日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蓋塞外平沙無垠，可以設此種防禦也。

第二十簡 人致一百廿

按原簡當爲「人致二百卅」。

第二十一簡 二人積塹五千三百六十率人積二千七百八十塹

按五千三百，原簡爲五千五百，以二人積塹之和計之，正得其數也。

第三十二簡 （上缺）東空決六所并乘堤已至大決中

按原簡「中」下有「作」字。

稟給類

第五簡 出口百三十尙肥子烽

按原簡三十當作五十，尙當作留。

第十五簡 入粟二斛（□五月十一日盡）

按沙書第五八〇簡「□五月」釋作「起五月」是。

第二十六簡 木簡出敦六乙長二百二十五米里邁當

按二百二十五，沙氏原書作二百三十五。

第二十八簡 李卑美五人食八斗

按原簡五人下無人字，當爲謄錄之誤。

第三十四簡 人日食六升起四月十九日盡十八日

按「十八日」當作「十七」日字衍。

第三十七簡 □□廿五斛五斗二升

按□□二字，沙書第八二八釋作「已取」是。

第三十八簡 大麥一斛五斗六升七合

按原簡「一」當作「七」，沙書第八二七作「十」亦誤。

第四十簡 木簡長二百三十二米里邁當

按二百三十二，沙氏原書作二百三十六。

第四十六簡 錢虎等廿八人人日五（下缺）

按原紙「日人五」當作「人日食」。

同上 出廩十二斛稟兵衛芒等七人二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盡□日

按廩下，原紙有「六斗」二字，「盡□日」當作「盡卅日」。

同上 出雜穀百八十八斛四斗

按八十八，原紙作八十七。

器物類

第四簡 守御器簿

按御本通禦，又作衙，北海相景君銘：強衙改節，隸釋云：以衙爲禦。周禮田僕注：衙還之使不出園，釋文云：衙又作御，同禦，本通御，故亦借衙。詩谷風：亦以御冬，傳云：御，禦也。足證御可通禦，漢時猶存古寫也。

第七簡 三石具弩

按原簡弩下有「一」字，沙書第一一三簡有釋。

第十三簡 木簡長六十四米里邁當

按六十四，原書作五十四。

第十四簡 承弩幡一

按承字，沙書第一一五簡作奉，誤。考釋云：「承弩幡，未詳何物。」今按幡卽楯之或作，楯爲漢時五兵之一，續漢志補注引漢官儀云：游徽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楯，刀，劍之屬。陳湯傳：鹵楯爲前，戟弩爲後，是也。

第二十一簡 木簡廣十二米里邁當

按十二，沙氏原書作十三。

第二十六簡 服二

按服字，沙書第一二一簡作服，誤，釋服是也。前書司馬相如傳（上）游獵賦：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伏嚴曰服，盛箭器也。師古曰：箭服即今之步叉。初學記（卷二十二）云：步叉，人所帶，以箭叉於其中。伯希和敦煌圖錄第十七號洞壁畫反身張弓欲射者所帶，及昭陵六駿石刻中馬首立一人，左帶劍，右即所帶步叉也。

第三十簡 戍卒河東郡汾陰南池里耿象假赤循鳩尿朽

按象字，沙書第七十五作免，誤。本書雜事類第二十二簡既改釋此字爲禹，再版似應改正。

第四十簡 陽朔二年閏月都令幣車□

按弊漢時常作幣，孔廟碑：□□彫幣，則幣車即弊車也。

第四十一簡 木簡長一百十五米里邁當

按一百十五，原書作一百五十。

同上（上缺）古器車金□車用釭錮簿

按原簡釭錮下有「直」字。

第四十四簡 木簡長六十二米里邁當

按六十二，沙氏原書作六十一。

第四十七簡（上缺）□於緹紺胡一

按原簡「胡」下有「各」字，沙書第四〇三簡亦無釋，今補。

第五十五簡 任城國元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按沙書第五三九釋元爲古，縑爲綱，非是。斯坦因已知王氏之釋元爲不誤，而仍以縑爲綱，謬矣。（見夏德頌壽紀念論叢頁三六八）考續漢志郡國志，任城國建於章帝元和元年，元父其屬縣也，其地在今山東濟寧。山東爲漢以來絹縑之名產地，漢地



理志云：其地負海鳥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其俗彌侈，織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而三服官作天子之服，亦在齊地，工作數千人。（貢禹傳。）至後漢三服官仍置齊地，進呈御服。章帝紀：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其出產之盛可知已。今山東「繭綢」猶馳名全國。縑繒皆絲織物，說文縑，絲繒也。前書外戚傳：嫫爲翁須作單縑衣，注：縑卽今之縑也。漢代文獻記縑之種類頗多，晚近所出漢代遺物，如斯坦因在樓蘭所得，科茲洛夫在外蒙古所得，及日本學者在樂浪所得，諸家皆有論述，據原田淑人氏之說，其織紋約分四種：一、菱紋；二、平織紋，如今羽紗；三、極簡單之平織紋，如今蚊帳布；四、普通平織紋，如今夏布織紋而加細密。（原田氏漢代之絹繒，考古學論叢第一冊。）此殘縑織紋，當屬第四種，蓋章帝當時或稍後之物也。同時斯氏於敦十五甲三，又發現波羅謎文書殘縑二事，與第一世紀初年之木簡同時出土，其上所記波羅謎文，據波耶爾氏之研究，（參閱斯坦因 Serindia 第二冊第十九章第五節，）亦爲匹數，尺寸之字，故斯氏斷此必爲販賣繒絹之行商或批發者所，以便買賣時之識別也。因此，可證托爾米地理誌中關於西方與蠶絲國（按指中國而言）貿易之記載爲不虛，其時代正當公元百年間也。斯氏又於敦十八丁長城廢墟發現一漢尺，（Serindia 第三冊，圖版五十四，）分寸，每寸二·九米，里邁當，與敦十一乙發現者，正相吻合，可占漢時度量也。

第五十九簡 章四枚連治鎧二領冕蓋

按原簡「枚」下原簡有「半」字。

第六十五簡 木簡長八十八米里邁當

按八十八，沙氏原書作六十八。

第八十一簡 練一匹布一匹

按一匹，原簡作二匹。

### 雜事類

第七簡 神爵四年蓋五鳳元年五月

按原簡神爵四年下有「十月」二字。

第三十簡 木簡長一百三十米里邁當

按一百三十，沙氏原書作一百二十。

第三十六簡 木簡長六十六米里邁當廣十四米里邁當

按六十六，沙氏原書作六十，十四作十三。

第六十八簡 曹史張 關主簿梁鸞省

按原簡張下一字不明，以下列第七十四簡證之，當爲龜字。關卽關，又關字下原簡有「領」字。

第七十三簡 樞錄事

按原簡「事」下有「掾」字。

第七十四簡 領功曹掾吳 關主簿張龜

按原簡作：領功曹掾梁鸞。沙書第七四三釋文不誤。又木簡長一百三十米里邁當，原書作二百三十五。

第一百一簡 木簡長一百一十一米里邁當

按一百一十一，沙氏原書作一百十二。

第一百二簡 木簡長九十四米里邁當

按九十四，原書作九十二。

簡牘遺文考釋

第一簡 木簡長一百三十五米里邁當

按一百，沙氏原書作二百。

第二十簡 □孝聞不到再拜

按原簡作再 = 拜 = 又木簡長一百三十一米里，適當原書作二百三十一。

第三十三簡 木簡廣十二米里，適當

按十二，沙氏原書作十一。

第二十七簡 □□幼卿君力舍中兒子毋恙

按原簡「君」下有「明」字。

第五十三紙片 高六十二米里，適當廣五十五米里，適當

按六十二，沙氏原書作一〇五，五十五作八十七。

第五十七紙片 高二百四十五米里，適當

按四十五，原書作三十五。

第六十七紙片 爲世主當生中「處而之適」之申法，俗不同

按原紙牛當釋持，之當釋遠，申當釋中。

第六十九紙片 □□詔下州攝郡推（中略）還其除清亂

按原紙「詔」下有「書」字，「清亂」當作「清靜」。

第七十二紙片 羌女白取別之後，使爾西邁相見，無緣書問，疏簡每念，茲并不舍，懷情用勞，結倉卒□致消息，不能別有書裁，因數字值給復表馬光。

按并字沙書第九〇四釋叔，誤當作對，對者對面之意。卒下一字，沙作復，是給沙釋信，是。

第七十三紙片 高一百二十米里邁當廣十五米里邁當

按一百二十，沙氏原書作一百五十，十五作三十四。

查簡牘遺文中，帛書、紙片之出敦煌、蒲昌海者，沙氏原書皆明記其長廣度數，考釋第四十一至五十二，及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七十七、八十三、八十六諸號，均未按原書記載，或因其繁而省之，抑以其不盡正確而不記耶？但吾人既不可得觀實物，則惟據沙氏所計而已。

本篇前發表於大公報圖書副刊，近復略有增改。其中簿書類第五十六圖一行循一之說，蓋得之於友人勞貞一先生，用誌不忘。

# 金源監本考

張秀民

金源氏崛起白山黑水之間，以兵強天下，阿骨打，吳乞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惟知伐人國而繫其君。既滅遼，夏國，高麗，奉表稱藩；而宋政不綱，泄泄沓沓，苟安自娛，其何足以當此女直鐵騎耶？故未幾而汴京破，二帝爲俘虜矣。方金之破汴也，舉凡宗室，后妃，下至伎女，打筋斗諸藝人，子女玉帛，金銀采段，以及太醫局靈寶丹之微，（二萬八千七百貼）無不人担車載，急如星火，一一解往金營。或說粘罕（宗翰）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譏。」于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金太宗天會四年）金人入國子監取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建炎元年，（或稱靖康元年）天會五年）正月九日始取國子監書板，三館秘閣四部書。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封府直取書籍鋪。二十六日，金人來索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內元白并元祐諸名人文尤愛慕）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押書印板，并館中圖籍，往營中交割。二十九日，差董適權司業監，起書籍等，差兵八千人運赴軍前。三十日，金人索秘書省文籍，國子監印板。凡此皆有日月可稽，而見於大金弔伐錄，靖康紀聞，三朝北盟會編者也。蓋宋汴京百餘年官私所積之圖書，國子監板片，至是爲之一空矣。一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誠我族之奇恥大辱，撫時傷昔，可爲寒心者也。其後蒙古繼興，凡女直之所以待趙宋者，蒙古還之以待女直，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斯之謂矣。中都不可守，貞祐都汴，圖籍重寶，委棄之餘，南遷南京者，秘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汴京吏民指車歎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明乎此文化古物之循環遷移，而後宋金圖籍，國子監書板之聚散得失可知矣。

考金自太祖太宗之世，戎馬生郊，未遑文教，迨熙宗親祭孔廟，讀尚書論語，海陵王亮，天德三年，初置國子監以養士，貞元元

年遷都于燕，大定明昌之間，典章禮樂，燦然大備，而刻書事業亦勃興焉。其國子監所刻書，多爲正經正史，以授諸學校者，與五代宋監所刻，性質相似，顧人知五代監本，有九經三傳經典釋文，兩宋曾監，屢刻羣籍，不知金源國學刻書，多至三十餘種，（此就今攷得者言之）可與宋監媲美焉。南渡而後，國土日蹙，國用日艱，其影響監中刻書當不少也。爰就金監所刻羣經子史，做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例，草爲金源監本考，其他官私鐫刻，羽流釋子之梓行者，另文詳之，茲不與焉。

附廣肘後方金楊用道撰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道藏正乙部）前載楊氏附廣肘後方序曰：「昔伊尹著湯液之論，周公設醫師之屬，皆所以拯救民疾，俾得以全生而盡年也。然則古之賢臣，愛其君以及其民者，蓋非特生者遂之而已，人有疾病，坐視其危苦而無以救療之，亦其心有所不忍也。仰惟國家受天成命，統一四海，主上以仁覆天下，輕稅損役，約法省刑，蠲積負，柔遠服，專務以德養民，故人臣奉承于下，亦莫不以體國愛民爲心，惟政府內外宗公，協同輔翼，以共固天保無疆之業，其心則又甚焉。於斯時也，蓋民罹兵火，獲見太平，邊境寧而盜賊息矣，則人無死於鋒鏑之慮，刑罰清而犴狴空矣，則人無死於桎梏之憂，年穀豐而畜積富矣，則人無死於溝壑之患，其所可虞者，獨民之有疾病天傷而已。思有以救之，其不在於方書矣乎？然方之行於世者多矣，大編廣集，奇藥羣品，自名醫貴冑，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况可以施於民庶哉？於是行省乃得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即葛洪所謂皆單行徑易，約而已驗，離陌之間，顧盼皆藥，家有此方，可不用醫者也。其書經陶隱居增修而益完矣。既又得唐慎微證類本草，其所附方皆治見精取，切於救治，而卷帙尤爲繁重，且方隨藥著，檢用卒難，乃復摘錄其方，分以類例，而附於肘後隨證之下，目之曰附廣肘後方，下監俾更加讎次，且爲之序而刊行之。方雖簡要而該病則衆，藥多易求，而論効則速，將使家自能醫，人無天橫，以溥濟斯民於仁壽之域，以上廣國家博施愛物之德，其爲利豈小補哉？皇統四年十月戊子，儒林郎汴京國子監博士楊用道謹序。」

此熙宗皇統四年（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蓋宋汴京舊監刊本也。熙宗時，金尙未置國子監，而楊氏自稱「汴京國子監博士」。

「下監離次，序而刊行，」並用金年號，故列于本篇之首。

易經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

書經 漢孔安國註

詩經 漢毛萇傳鄭元箋

春秋左氏傳 晉杜預註

禮記 唐孔穎達疏

周禮 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

論語 魏何晏集註宋邢昺疏

孟子 漢趙岐註宋孫奭疏

孝經 唐玄宗御註

史記 宋裴驥註

前漢書 唐顏師古註

後漢書 唐李賢註

三國志 宋裴松之註

晉書 唐太宗御撰

宋書 梁沈約撰

齊書 梁蕭子顯撰

梁書 唐姚思廉撰

陳書 唐姚思廉撰

後魏書 北齊魏收撰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

周書 唐令狐德棻撰

隋書 唐魏徵等撰

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

舊唐書 晉劉昫撰

新五代史 宋歐陽修撰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撰

老子 唐玄宗註

荀子 唐楊倞註

揚子 晉李軌唐柳宗元宋成吳祕註

金史卷五十一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註，書用孔安國註，詩用毛萇註，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註，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註，賈公彥疏，論語用何宴集註，邢昺疏，孟子用趙岐註，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註，史記用裴駟註，前漢書用顏師古註，後漢書用李賢註，三國志用裴松之註，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註疏，荀子楊倞註，揚子用李軌宋成柳宗元吳祕註，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金史選舉志，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元年，有司言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皆命于



題下，註其本傳。而其書多屬監本，右目所列是也。此當是貞元遷中都後所刊。泰和七年，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舊五代史乃隱而不顯，監本與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今日均不可踪跡矣。閉閣趙公（秉文）嘗病法言柳李二註，才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乃爲揚子法言徵旨一書，元光元年，古澤陳氏爲之刊行，然無論監本與非監本，後世皆無傳焉。

東坡奏議 宋蘇軾撰

金元好問中州壬集第九右相文獻公耶律履字履道，東丹王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歷數，無不精究，明昌元年，進右丞，薨年六十一。興陵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履道以蘇端明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禮之甚，尙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戲笑之間，亦何得深責，世徒知軾之詩文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于世。子楚才中書令。

此大定開刊本也。世宗葬興陵，見金史。

地理新書 宋王洙等撰

金圖解校正記地理新書序曰：「宅葬者，養生送死之大事也。自司馬史分陰陽家流，至唐迄宋，屢詔儒臣典領，司天監屬出祕閣之藏，訪草澤之術，胥參同異，校覈是非，取合於理，而裁祥有稽者，畱編太常，卽今之頒行地理新書是也。俾世遵用，以裨政治，保生民，躋於壽域，惠亡者安于泉下，示愛民廣博之道，不其臚與，兵火之後，失厥監本，於是俗所傳者，甚有謬謬。至於辭略而理乖，名存而實革，既寢差誤，觸犯凶災，僕深患斯文之弊，遂質諸師說，訪求善本，參較以正之者，僅千餘字，添補遺闕者，幾十數處，兼有度刻步尺之差者，則以算法考而改之，有陰陽加臨之誤者，則以成式推而定之。至若四方正位，詳說其準繩表臬，求影星取中之法，四折曲路，細畫其角，斜正方合，勾股入穴之圖，山水列其吉凶，祭事分於壇墀，發揮經義，注釋禮文，歲

餘方畢，藏之于家，以俟同道之能者，踵門而採擇焉。庶亦知余攻業之不忽也。時大定歲在闕逢執徐，平陽舉履道題。」

金制，凡司天臺學生，聽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試補，又三年一次，選草澤人試補。其試之制，以宣明曆試推步，及婚書地理新書，試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課，三命五星之術。地理新書，因考試所關，故刊行最多，明昌間古唐夷門蒲阪平陽等處，均有印賣，平陽一處，印賈者多至數家。古戴鄙夫張謙，亦爲刊行，并舉氏所稱「監本」計之，凡七八種矣。（北宋亦有監本。）

山林長語 金劉迎撰

中州丙集第三云：「劉記室迎，字無黨，東萊人，初以廩試部掾，大定十三年，用薦書對策，爲當時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除鹵王府記室，改太子司經，顯宗特親重之。二十年從駕涼陁，以疾卒。章宗卽位，錄舊學之勞，賜其子國樞進士第。無黨自號無靜居士，有詩文集，號山林長語，詔國學刊行。」

此蓋章宗卽位時所刊也。顯宗諱允恭，世宗第二子，立爲皇太子，孝友惇睦，性最仁厚，章宗之父也。山林長語後世未見著錄，中州集錄迎詩七十六首，樂府二首。清陶玉禾云：「金詩推劉迎李汾，而迎七古尤擅場，蒼莽樸直中，語皆有關係，不爲苟作，其氣骨固絕高也。」

金自海陵都燕，浸染華風，失其故俗。金主患之，禁女真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金以先取遼地，稱其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稱其人爲南人。）衛士有不闕女直語者，並勒習學。此外更竭力提倡其國字，國字者女直字也，曰「大字」。太祖時，完顏希尹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其本國語所製，曰「小字」。熙宗所撰，兩種俱行用。（契丹字亦有大小字，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以策論進士選女直人，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並於京師設立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學生諸路至三千人。學生既衆，譯本經書之需求自殷，計其用女直字譯出者，較之當時夏國西夏文譯本論語真觀政要六韜種類爲尤多。然此種譯本，果由女直國子學刊印，或弘文院（掌校譯經史）譯經所自譯自刊，抑亦由國子監刊板，史無明文，不得而知，今亦不能遽指爲監本，故附存其目于下：

女直字貞觀政要

女直字白氏策林

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譯進。

女直字史記

女直字西漢書

大定六年，徒單子溫譯進，詔頒行之。見金史九十九徒單鎰傳。

女直字孝經

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乙未，觀稼子東郊，以女直字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見世宗本紀。

女直字易經

女直字尚書

女直字論語

女直字孟子

女直字老子

女直字揚子

女直字文中子

女直字劉子

女直字新唐書

以上大定二十三年九月己巳譯經所進，命頒行之。見世宗本紀。

女直字春秋

大定二十八年宰臣對曰：可也。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詩禮畢，試對之可也。見選舉志一。

北平圖書館寄售書目

老子數詁	二册二元二角	屈原賦注	四元
天馬山房叢著	一册一元四角	寒山子詩	六元
善本圖書編目法	一册五角	廬山復教集 石印	一元
高昌專集	一册八元	九僧詩	一元五角
高昌	一册五角	寒雲手寫宋本提要	一元五角
吾廬詩稿	二册一元二角	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六角五分
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	八册一元五角	叢書書目續編初集	一册四角
徐旭生西遊日記	三册三元	清華大學中文書目	一册四角
稼軒詞疏證	六册六元	植物學	洋裝一册三元
詞學	二册二元	冷雪盦知見印譜錄目	二角
無線電與中國	一册一元四角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三角五分
燕都叢考	三册三元	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	六角
三海見聞志	一册一元	說文理董後編	二册一元
方志考稿	三册四元	歌代嘯	四角
珍本叢刊	二册四元	西域爾雅	一册三角
竊畫畫塵	一册五角	南雍志	八册四元
魚玄機詩(珂羅版)	十元	後漢書補佚	一册八角
孝經(刻本)	二元	晴江閣文抄	一册七角
孝經(珂羅版)	二元	種學堂淺淺吟藁	二册一角
宣和宮調(珂羅版)	六元	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一册八角

# 海外希見錄

王重民

廿三年十月七日，重民來巴黎恰爲周旬，吾師袁守和先生至自倫敦，侍教之次，先生詔余曰：『海外保存吾國史料頗多，善本書之流出者亦不少；君於圖書稍窺門徑，盡記之，可以海外希見錄命編也。』余謹諾，拳拳於心者五閱月矣。茲者，諸冗事已屏當就緒，擬先就國家圖書館東方語言學校所藏，每週爲一二篇，卽呈師審閱，俟將來重爲寫定。假期內再北至柏林，南遊羅馬，冀廣寓目。荷葡二國，與我國交通最早，亦欲一遊，但限於經濟與時間，恐有志未逮耳。將來稍稍讀書，賴海內外師友之介紹，與收藏者之不吝嘉惠，奇書異帙，寓吾目以入吾錄者，殆可什一乎？謹誌簡端，以自策勵。三月十六日。

## 羅馬教皇致大明國國王書板片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一千五百九十年羅馬教皇西喇喇第五 (Sixte V) 致大明國國王書木刻板片，板心高三十七生的米突 (Centimetre) 寬七十三生的米突，共三十六行。此事於明末天主教傳教事業上甚爲重要，然我國史書似無記載也。茲先將原文照原式鈔錄下方：

太僧天主教門都僧皇西喇喇第五頓首拜

大明國國王御座下 伏以

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生厠名世間，紹

天主之正脈，處修善念，躬率禮拜教門，兼宣經戒等事，惟願天下人自知有

大父母不可不隆孝以尊奉

天主傳其聖教，顯其名號，聞外邦多有昧

天主事理眩于異端生居天竺惻然動念是以不憚院任之勸跋涉之勞錙銖之費特選篤實博雅儒僧徧遊四方論揚  
天主教授以真經其經乃

天主親製以惠後人當佩服而恪守之也往諭之後又申飭銜旨欲其

欽奉厥職隨所經歷之地察彼之教門果與

天主相合始爲正道間有好崇邪說卽善爲勸誘以歸吾教毋使礙

礙得以混玉哉生見鄙他無所求竊幸推廣慈悲普濟世人俾含生戴齒之倫無不敬恭

天主謹遵規戒則冥冥之中降以禎祥同登仙境不致悞陷迷途死墮苦獄而生之夙願慰矣先年曾委數僧遊至

盛國聞君明臣良相與翊景運文風丕振蒼赤寧生經書家喻戶曉猗歟稱基隆矣惟

天主上帝其事未解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咆嘯噴噴嘯嘯啞德行頗優儒文宏博在

嚙嘶天主名字寺發卷並舊住三僧二德瑪寶安東

代生趨拜足下外具敝國土物爲贄薄將鄙誠其物第一件乃

天主真經一卷蓋

足下膺寶曆以撫黎元必爲

天主寵佑煩望口誦心維俯垂清照雖道隔雲坭不儼若近聆清誨于所屬臣庶亦希爲宣諭推仁柔遠毋曰誕妄則幸甚幸甚又

望

足下不棄賤壤爰賜碩才傑士泛航而來使生常瞻儀範方顯真誠相愛倘符慈願四僧給有剝牒沿途迎送以華其行則

生之

荷恩寧有涯哉敬修寸墨伏祈 台照不宣

昔自

天主教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晒喇囉第五年三月天竺國京師書立

歐人首先刊佈是書者爲高愛迪氏 (H. Cordier) 一九〇一年高氏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編譯書目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出版，曾依原式大小影印附於卷末。(北平圖書館有是書，欲觀原式者，可往閱。) 然未有詳細之說明；茲余更就所知，略爲疏證於後。

欲溯此書之來源，當先明一五九〇年以前天主教士在中國之傳教情形。傳教士第一能在中國久居者爲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i)，因范禮安之邀請，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利瑪竇 (Matteo Ricci) 一五八一年至中國。孟三德 (Sande Edurda) 麥安東 (Antoine d'Almeida) 一五八五年至，均不能自由傳教。直至一五八三年利瑪竇羅明堅始得入肇慶府，一五八五年羅明堅麥安東始得至杭州，然到處無保障，不敢公然傳教。服僧服，而運用其天算輿地之學，以交接士大夫，冀稍稍得有地方官之保護。諸教士觀此情形，以爲前途之困難甚多，因冀教皇或歐洲各國君主，能派遣使節，與中國皇帝確商，俾允許在內地傳教。羅明堅因於一五八八年銜此使命返歐。是書卽爲羅氏當時從中國携來羅馬者 (高愛迪氏謂作於澳門) 再携來巴黎，似在拿破崙時。

教皇書云：「先年曾委數僧，遊至盛國。」又云：「今再令上僧四人：啞囉嚕 (Pierre) 噴嘛 (Paul) 哩囉 (Léon) 瑪嚕啞 (Mathias) 並舊住三僧二德，瑪竇安東，代生趨拜足下。」按自歐亞新航路發見，傳教士隨商人以俱來，概先至印度，然後往中國。日本或安南各處，故居留恆不能確定，此所謂舊住三僧二德，則爲已確定久住中國者。瑪竇當卽利瑪竇，安東爲麥安東，其餘三人，自是指孟三德等，當時必均有所指名，今不必詳考矣。至後遣之上僧四人，尙無華名，故譯音從其別號 (Prenom)，從使節終未成行，故此四人者，似始終未至中國也。至其未能成行之原因，或因晒喇囉第五 (Sixte 1585-1590) 薨逝，或更有他故，不

可得知矣！

又教皇書有「生居天竺」之語，下款亦署「天竺國京師書立。高愛迪氏譯天竺國爲 *Inde*，京師爲 *Goa*（臥亞），因而頗疑其僞，然其地實指意大利與羅馬也。蓋瑪竇等洞察中國國情，僞爲方外之人，爲政府所不注意，故其初入內地着僧服，譯教皇爲都僧皇，皆不無遷就，但冀以行其教耳。又大西洋諸國，爲中國前所未聞，嘉靖四十四年蒲麗都家（*Portugal*）來貢，以其國不在王會却之。（見明史佛郎機傳及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即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之至北京朝貢，禮部亦以會典無其國，請勿令潛居京師爲奏，事幾殆。（見明史意大利亞傳。）然則是書之所以稱天竺者其用心亦苦矣！

此問題曾請教於德禮賢教授（*P. Pasquale M. D'Elia S. I.*）特此致謝。又其所撰利瑪竇傳（*Oeuvres Historiques de Matteo Ricci*）再板時，關於此事，將有詳細之考證，亦附註於此。（三月十二日）

### 畢方濟修齊治平頌

抄本。卷首弁以皇帝御製答詩並鄭芝龍贈詩。（高愛迪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編譯書目作皇帝御製詩，誤。）隆武元年十一月天主教士畢方濟（字今梁，*Francaisons Sambiso*）在閩進呈唐王者也。謂修身之道在齊心，齊家之道在正內，治國之道在勤仁政，平天下之道在敬上帝，均依據教義以爲說，而其大歸又總於「四德惟一」之論，一者謂敬上帝也。頌內盛贊王之齋口長素，宮無媵妾，似受宗教之感化甚深者。唐王本是英主，宗教之感化力如何，不可得知，然所贊頌，或不虛也。但後此桂王之母妃及子，皆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Andre Xavier Koffler*）溯其受感化之本源，似與畢方濟不無關係也。

是書之重要，尤在能與史事相印證，相補苴。頌文有云：「聖王無苦不嘗，無書不讀，真心正氣，龍德時中，潛於奇冤，見於大赦，躍於瀛藩之讓賢，飛於閩臣之戴德。」御製答詩引亦云：「丙子冬（崇禎九年），余以罪廢降，羈重國。今梁寬情，力白當事撫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釋。」按黃宗羲行朝錄卷一隆武紀年云：「崇禎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指唐王）率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



事中馮可賓鍾玠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會妃割股以進，病始愈。有司糜祿不時，費用乏缺；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假賑罪宗，入牒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十七年甲申五月，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牆。宏光元年，帝勦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事蹟一一符合。則知紀年所謂望氣者，殆卽畢方濟耶？

桂王爲唐王之叔，則桂王之母王氏與馬氏，乃唐王之大母也。唐王答詩引稱：「畢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余迎晤於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庚午辛未爲崇禎三四年，斯時端王猶在，祖孫共處一堂，畢方濟與唐王遊，出入藩府，則王馬二后之聞教義，當在是時。余寫至此，不禁深爲畢公歎息也。今余徵其史蹟於是頌，然其所以不能竟其志，鬱鬱以終，則亦因有是頌也。余讀其所撰書，而有以知其學術與經濟之才，不在湯若望下。方隆武在位時，奉召來廷，爲帝王友，則其傳教事業，自得縱橫一世，然閩廷不一年而滅亡，旋作亡國之臣，北不容於清，南不諒於桂，而是時湯若望在北京，得成其不朽之業，若易地而處，其功業亦必相衡，所謂有幸有不幸者，非耶？是書在昔時，當在禁例，想國內久絕傳鈔，余今寄旅海外，得讀其書，能不撫卷太息乎？

頌末署「日宣諭使遠臣畢方濟」，必是當時所授官銜，亦可補史之闕。唐王善文辭，贈詩成出手製，鄭詩題平虜侯賦者，平虜侯爲芝龍封爵，賦之爲言贈也。茲將二詩抄附於後。（三月十四日）

皇帝御製詩答故人高士畢方濟字今梁進修齊治平頌有引

畢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余迎晤於在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丙子冬，余以罪廢降，羈重圍，今梁冤惜力，白當事撫

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釋乙酉春，再晤。今余登極，八閩今梁奉召來朝，進頌合規文，叔云狂奴故態，詩以裁答，兼弁文首。

天地年年故，蟾烏日日新。金蘭一友道，棗籬五人倫。憐彼華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旒安世後，太昊委來真。

平虜侯賦

乾元之德在用九 天寶聰明作元后 坤承天施服黃裳 舜有七友文四友 紫薇之垣下畢星 沐日浴月過滄溟 泰  
西景教傳天語 身是飛梁接天庭 斜枕魁衡携龍角 曾友吾皇入帷幄 天章灑贈懷袖中 荒墅甘盤稱舊學 光武  
昔日起南陽 帝堯封侯原爲唐 赤伏符名緣圖字 頽來烏紀因鳳凰 布衣敦叙文華殿 金璽玉版天廚宴 鐵勒九  
真知我名 瓊宮三島逢君面 至人浮雲視勛庸 黃石師後友赤松 嚴光共被仍垂釣 李泌暫相終明農 君伏天心  
來救世 崆峒訪道歸黃帝 鼎成但留握奇經 金輪寶馬隨君致

畢今梁先生出其所賜御製詩見感而賦贈并請  
郭政

溫陵道人芝龍

# 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

羅爾綱

四年前的夏天，胡適之師借了兩部聊齋全集的稿本——一部是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一部是淄川馬立勛先生藏本——叫我把這兩部稿本來和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的石印本聊齋全集先編一部「三種目錄對照表」，然後單就這兩部稿本校其異同，重新鈔寫了一部清華本與馬氏本的混合本的聊齋全集。所以我借了這個機會，得把這兩部內容不完全相同的聊齋全集稿本一字不放過的鈔讀一過。這兩部聊齋全集稿本都包涵有文集、詩集與詞集。今天我在這裏，因為篇幅關係，只能提出文集一部分來說。

考聊齋文集本有四百餘篇，蒲松齡五世孫蒲庭樞的聊齋文集跋道：「余讀柳泉公行略，見上載聊齋文集共計四百餘篇，諸體皆備。」（見清華本）但今日最流行的石印本聊齋文集僅五十二篇，其中四十六篇是採自上海國學扶輪社出版的鉛印本聊齋文集的，其餘六篇則為石印本的編者新加入的，這新加入的六篇，胡適之師考定都是偽作，而這四十六篇中，有五篇是擬表，有一篇是志異自序，擬表松齡另集為專書，志異自序則為世所習見，故石印本的聊齋文集實只算得有四十篇。這行世的四十篇聊齋文集和原有的四百餘篇的聊齋文集相較還不够十分之一。這不消說，在要研究這個一手寫成聊齋志異與世姻緣傳的大作家的人看來，自是一件大損失。

大概聊齋文集的散失，在松齡死後不久的事。蒲庭樞的聊齋文集跋中在說了聊齋文集共計四百餘篇，諸體皆備的話後，就緊接着說：

及細為查閱，而誌傳絕不多見，豈所作者本少與，抑後來之散佚乃爾也？今所存者只有賀序一冊，序疏碑文一冊，婚啓一冊，祭文一冊，皆先曾祖所手訂，其餘則散見于別卷及余所搜羅諸親友者也。

按蒲庭橘是松齡的五世孫，他所說的先曾祖，即松齡之孫。這部爲松齡之孫某所手訂的聊齋文集究有若干篇，蒲庭橘雖然不會說出來，但看他一則因見誌傳絕不多見，而疑有散佚，再則說搜羅諸親友然後才得重行增訂，那麼，其不足四百餘篇之數可知。故聊齋文集不但世間刊行本不足原來篇數，就是蒲氏家傳珍本也有散失。

蒲松齡的四百餘篇的聊齋文集原本面目，大約我們今天已無法再得了。但我們還能看到清華本與馬氏本，却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清華本松齡的自序與蒲庭橘的跋，這可以證明清華本就是蒲庭橘的增訂本。至於這部清華本是蒲氏的家傳本向外流落的呢，還是蒲氏親友的傳鈔本呢？那可不能考了。馬氏本有宣統元年王敬鑄聊齋遺集序，宣統二年蕭方駿聊齋方鈔序及宣統元年孫迺瑤聊齋遺集後跋。王敬鑄聊齋遺集序記這部本子的來源道：

吾淄蒲柳泉先生……著作甚富。聞其家藏遺稿，子孫秘不示人。後藏書之屋壞於陰雨，先生手澤，什損八九，又洊遭兵燹，並所存者亦復蕩爲灰燼。自是邑中後學，於殘編斷簡中偶得片紙隻字，輒什襲珍藏以爲吉光片羽。前中丞李鑑堂先生撫東時，關心文獻，雅意蒐羅，適其西賓李君席珍爲淄諸生，卽挽其多方搜葺，共得遺文若干首，釐爲十二卷，裝訂成帙，將擬付梓，適以陞任去，未果。鑄嘗借觀一過，其中多尋常慶弔及代人酬應之作，往來書札間作詼諧謔語，簡潔雋永，的是作者本色。因隨手錄一副本，置諸薰篋。茲諸同人欲集費鏤版，公諸同好，向索原稿，因不揣鄙陋，刪其缺略重複及寥寥數言無甚意味者，共節去什之二三。其餘篇目卷次，悉仍李中丞定本之舊，以存本來面目云。

蕭方駿聊齋文鈔序也記

曩讀聊齋志異一書，每景仰蒲先生之爲人，思欲得其遺文而盡讀之。……歲庚戌，移宰淄川，覽先生釣游之所，求先生之遺文得李中丞鑑堂鈔本十二卷讀之。集中多四六文，而謝表牋啓半之，率皆晨窗燈夕之所成，或出之酬應，或出之游戲，故不無委蛇而乖文體者。說者謂先生作家，以此問世，或損盛名，不如秘之。余不謂然。……淄人士茲取李中丞鈔本付諸剞劂，余恐無以鑿說者之心也，乃就王君子陶所刪定者，復加遴選，都爲八卷，以永其傳。淘汰愈嚴，光燄愈出，於以見先生之文之真。

而藉以副余疇昔景行之志云。

據此，可知馬氏本乃源自李鑑堂鈔本。但經過兩次刪訂：第一次是王敬鑄「刪其缺略重複及寥寥數言無甚意味者，共節去什之二三」，第二次再經蕭方駿就王敬鑄的刪定本，「復加遴選，都爲八卷」，然後才變成今日這部馬氏本的面目。

清華本共一百三十三篇，馬氏本共一百七十六篇。我們將這兩部本子互相參校，其中相同者共九十篇，其爲清華本所獨有者共四十三篇，爲馬氏本所獨有者共八十六篇。如果我們再將清華本與馬氏本這兩個本子來和石印本比較，石印本的四十篇文章中是有十五篇爲清華本所沒有的，但只有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與募修鴛鴦谷橋引兩篇爲馬氏本所無的，那麼，石印本之無價值可知。而我們把清華本與馬氏本就其相同的及獨有的合併編訂起來，便可以得到一部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齋文集。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齋文集，便是胡適之師的藏本。這部藏本，除了蒲松齡的四百餘篇的原本和李鑑堂的蒐集本之外，據我所知，要算是今日第一部篇數最多內容最真確的聊齋文集。

說到聊齋文集的價值，就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來看，其中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劉氏就是蒲松齡之妻。松齡在這篇文章中，寫大家庭的醜惡，寫劉氏的輔夫教子，克苦成家，以及寫他自己的熱中功名與劉氏的漠視富貴等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描畫，在中國傳記文學中，算是一篇上乘的作品。此外什麼都是「無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學的作品。所以，我們拿文學的眼光來批評聊齋文集，那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是，如果我們把這部聊齋文集當作蒲松齡的傳記史料來看，那却有幾處地方是我們在別處無法尋找得來的研究蒲松齡的重要的材料。

我們知道，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一部借狐鬼來諷世嫉俗的小說，醒世姻緣傳的作風更從諷刺的態度轉變爲冷酷的刻畫。創作與作者的個性和環境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如果我們相信張元柳泉先生墓表說他「入棘闈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的話，那麼，這個偉大的作家，只應產生陶潛式的隱逸詩篇，或樂天安命的文章，決不會創造出聊齋志異，更不會創造出醒世姻緣傳出來。這個一手寫成聊齋志異與醒世姻緣傳的蒲松齡，決不是張元墓表中所說的那個樂天安

命的人物。我們試撇開後人撰述的墓誌來看聊齋文集中的自述。松齡在述劉氏行實中自己刻寫自己道：

先是五十餘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須復爾。倘命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爲快哉！」松齡善其言，願兒孫入闈，褊心不能無望，往往情見乎詞。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聞。松齡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無他長，但知知足。今三子一孫能繼書香，衣食不至凍餓，天賜不爲不厚。自顧有何功德，而尙存觖望耶？」

松齡是個懷才被棄的人。他的個性很強，雖然屢次失敗而不甘屈服，所以到了「五十餘，猶不忘進取」，但是殘酷的命運却把他前進的路限定了！他在五十之年，看見自己的「兒孫入闈」，還「褊心不能無望，往往情見乎詞」，而況與他同輩的人，而況那些才能遠不如他的凡俗，他怎能不感憤悲慨呢！並且，松齡的家境貧寒，即使他甘心於過安貧的生活，也不可待，貧寒的環境又逼迫他不得不過着那種哭笑不得的生活。他在戒應酬文中最是寫得淋漓盡致：

旬前，或以吉啓囑余，而意懶苦於思索，撥筆復置者屢矣。望前之五日，計霑期已迫，不得已搆之，思猶不屬，彎月已西，嚴寒侵燭，霜氣入幃，瘦肌起粟，枵腹鳴饑。迴顧酸影在牆，鬚吻張翕，聳肩縮項，如世鍾。因訝然而自笑，哂措大之呆痴。於是相對而言曰：苦哉，踽踽涼涼乎，懸乎，蹙乎，爾胡爲者乎？人生世上，具有鬚眉，無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爲笑啼，無謂矣哉！且他人皆鼎烹，爾獨藿藜，人且重裘，爾無絮衣，徬徨永夜，亦孔之淒……若夫幽房熾炭，茗酒浮巵，奚童旁而剝棗，慢捩髻而吟思，於斯時也，神閒意適，逸興遄飛，亦文人之雅致，當樂此而忘疲。爾乃坐枯寂，耐寒威，憑冰案，握毛錐，口蒸雲而露濕，燈凝寒而光微，筆欲擲而管冷，身未動而風吹，吟似寒蟬，縮如凍龜，典春衣而市筆札，匱不足供數日之揮，愚哉！愚哉！既非孫康之映雪，又非董子之下帷，前無釣餌，後無鞭箠，利既不屬，名亦罔歸。連連作苦聲於終夜，誠可笑而可嗤。於是乃投筆而起，嗒然歎歎，既往者之不諫，尙來者之可追，其從此而永戒，勿復蹈乎前非。越日盥已，更衣未披，忽聞剝啄，若叩柴扉。啓門而視，乃我舊戚，攜果一棹，載酒一瓶，予怪而問焉。客揖而言曰：「將有所事，煩子屬詞，致不腆之微物，聊以備啣啜之小資。」余聞之，沉吟而笑，未及致辭，心欲耿耿而求戒，臆神嘖嘖而不依。無已，且效馮婦於一次，過此再戒而弗遲！

我們從這篇嬉笑怒罵的遊戲文章中，可以分明的看出一副含淚的苦笑的臉！這樣的一個淒苦的環境，把松齡漸漸的養成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聊齋志異的產生正是從這種態度創作出來的。但是，到了他年紀更老，六十七之年到來了，他把人情世故都看得透了，他澈底了悟人生了，於是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便轉變為一種高妙的冷雋，一種輕靈的幽默。他不咒咀人生了，他却站在客觀的立場毫不放鬆的來刻畫人性，來暴露人類的醜惡。偉大的醒世姻緣傳的作風，正是他暮年心境的反映。

我們不但從聊齋文集能夠看出蒲松齡創作心理的背景，而且，我們從聊齋文集中還可以考出蒲松齡創作的本事來。他有一封與王鹿瞻的信道：

客有傳尊大人彌留旅邸者，兄未之聞耶？其人奔走相告，則親兄愛兄之至者矣。謂兄必泫然而起，匍匐而行，信聞於帷房之中，履及於寢門之外，即屬訛傳，亦不敢必其為妄，何漠然而置之也！兄不能禁獅吼之逐翁，又不能如孤憤之從母，以致雲水茫茫，莫可問訊，此千人之所共指，而所遭不淑，同人猶或諒之；若聞親計，猶俟棋終，則至愛者不能為兄諱矣。請速備材木之費，戴星而往，扶輿來歸，雖已不可以對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遲之又久，則骸骨無存，肉葬虎狼，魂迷鄉井，與思及此，俯仰何以為人，聞君諸舅將有問罪之師，故敢漏言於君，乞早自圖之。若俟公函一到，則惡名彰聞，永不齒於人世矣。涕泣相道，惟祈原有不一！

考蒲松齡鄂中社序，王鹿瞻是與蒲松齡李希梅張歷友兄弟等共同發起鄂中社的人物，他是蒲松齡良朋中的一個。這位怕老婆，棄父離母，甚至父死旅店不敢奔喪的王鹿瞻先生，便是聊齋志異的高藩楊萬石和醒世姻緣傳的狄希陳的胚子，這位控制丈夫，逐翁離姑，凶悍惡潑為千人之所共指的王鹿瞻太太便是聊齋志異的江城楊尹氏和醒世姻緣傳的素姐的影子。我們讀了這封信，才恍然大悟明白蒲松齡創作之所以多寫悍婦故事，而那部刻畫儒夫悍婦醜態最盡致，最無忌憚的醒世姻緣傳之所以不得不署「西周生」筆名以行世，實有由來。

# 中華圖書館協會出版書籍目錄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兩月刊)	每期一角
圖書館學季刊	每期四角全年一元五角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	一元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二次年會報告	五角
中華圖書館協會概況	一元
國學論文索引 第二版	一元
國學論文索引續編	八角
國學論文索引三編	一元
官書局書目彙編	五角
文學論文索引	一元六角
文學論文索引續編	一元六角
中國圖書館概況 (英文本)	三角
全國圖書館及民衆教育館調查表 (第五次訂正)	二角
中國圖書館及民衆教育名稱地址箋 (爲貼郵件用)	每份四角
鑒止水齋書目	二角
日本訪書志補	三角
玄賞齋書目	四角
英國國立圖書館藏書源流考	二角
國際圖書館合作指南 (法文本)	一元
現代圖書館編目法 金敏甫譯	一元
圖書館參考論 李鍾履著	一元二角
老子考 王重民編	已絕版



# 記十竹齋

蠶蟻生

## ——介紹新刻十竹齋箋譜初集——

明胡正言編 版畫叢刊會翻印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總代售處北平開明書店 定價五元

中國雕版書籍附帶木刻插圖，來源很早：現存最古的唐咸通九年（西八六八）王玠刊本金剛經（今存不列顛博物院，斯坦因得自敦煌），經首有一葉雕版畫，作佛在給孤獨園說法圖，線條於勁挺中具圓熟之致，已是很成熟的作品。宋代的版畫，如御製秘藏詮（只有高麗翻本）以及俄國 Kozlov 在黑城所發見的美人圖，結構之緊湊，刀法之圓熟，比之唐代，又進一步。但是這種插圖，到明代始達極盛，萬曆以後，尤其是帶圖畫的黃金時代。明代的木刻版畫，不僅在技術方面超越前人，並且在印刷史上也另闢一新葉，其所以能如此，那便是五彩套印版畫的發明，而最值得我們紀念和稱贊的即是十竹齋主人胡正言。歐州雕版書籍有插圖，始於十五世紀，大都於每篇首一字母刻上許多花樣，雖也着色，只是刻好以後，另外塗上，正式知道用五彩套印，乃是十八世紀的事。中國五彩套印，盛於明萬曆中葉，現存遺物年代確鑿的也已到此時，正當西曆的十七世紀初葉，比之歐洲最少要早一百年，這是我們印刷史上的一點光榮！而十竹齋主人胡正言就是對於這種光榮最有貢獻的一人。今趁介紹新刻十竹齋箋譜初集之便，附帶的把胡正言的生平，就我所知，約略敘述如次。

胡正言字曰從，原籍安徽新安，寄寓江蘇上元。家在南京雞籠山側，即今北極閣底下，齋前植竹十餘竿，故名其居為十竹齋，自號十竹主人。他的父親，別人稱之為仰齋公，大約也是一位讀書人。他還有兄弟，其名不可考。他曾從學於南京當時的小學名家李登，又遊於何天玉之門，從之受經，所以精研六書，貫穿五經，此外並還精於製墨刻印以及繪畫。金陵通傳說他，「貢除中書舍人，歸而授經」，顧夢游胡氏篆草序說他，「江左建國，奉詔入中秘，世易時移，浩然遠引。」授中書舍人大約是弘光帝時候的

事，而「浩然遠引」疑在弘光薨後，自此遂隱居不出。據說他曾客遊六安霍山，以醫爲業；依後面所引江寧府志的話，這也許是未中舉未作官以前的事。所著有尙書孝經講義、醫書數種、九十授經圖、篆法偏旁正譌歌等書。刻書甚夥，我見過的有李登著的千文六書統要（二卷）、鍾離栖筠子著的牌統字玉（四卷）、潘游龍選的古今詩餘醉、元周伯琦著的六書正譌（五卷）、自言著的胡氏篆草、十竹齋書譜、十竹齋箋譜、數種、六書正譌，由他自書篆文，千文六書統要則是一部彙集古篆依千字文次序編排的書，詩餘醉只是一部詞選。他會刻印胡氏篆草即爲他的印譜，純然徽派；此外還有一部印存玄覽（四卷），也是印譜，我沒有見過。這些都不足道，只有畫譜和箋譜在中國印刷史上是不朽之作，不惟他藉以名留後世，並且開後來無數的法門，清初一些箋譜畫譜，幾乎都是從十竹齋遞演出來的。他享年九十一歲，康熙二年李縉明所作千文六書統要序，說他「年登大耋，名宿方外已二十稔」，同治江寧府志說他「處一小樓，不出戶者三十載」。如此推測起來，他大約死於康熙十年左右，生於萬曆十年左右；以一身繫木刻版畫之盛衰，也可算是「要人」了。子其毅，字致果，一名激，字靜夫，精研性理，以九峯白沙自期。（以上所述，參考金陵通傳、同治江寧府志、光緒安徽通志、王三德胡曰從書畫譜引、李縉明千文六書統要序、顧夢游胡氏篆草序、李克恭十竹齋箋譜序。）

明代的套印版畫，昉自製箋。李克恭十竹齋箋譜序說，「明代自嘉隆以前，箋制樸拙，至萬曆中年稍尚鮮華，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稱盛矣。歷天崇而愈盛矣。」嘉隆以前以迄萬曆的箋，是否尚有流傳，今不可知，不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新安黃一明鐫的風流絕暢圖却是五彩套印，顏色甚爲典雅，所謂稍尚鮮華云云，於此可見一斑。李克恭以唐詩之初終盛晚比傅明代之製箋，而十竹齋所刻畫譜箋譜即是最盛時期的代表作品。二譜中以畫譜的刊行爲時較早。李克恭箋譜序說「言一兼好繪事，遇有佳者即鑲諸板，公諸同好；箋之流布久且多矣，然未作譜也。間作小譜數冊，花鳥竹石，各以類分，靡非佳勝。」這所謂小譜指畫譜而言。畫譜分竹譜、梅譜、石譜、蘭譜、梅譜、果譜、翎毛譜、書畫冊凡八種；據李克恭所說，即集合箋板而成。翎毛譜有天啓七年丁卯（一六二七）楊文聰的序，書畫冊有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醒天居士的序；畫譜之成，大約即在天啓末年到

崇禎初年之間，現存的五彩套印畫譜，以此書爲最早。清朝以後，屢有翻印，直到今日，還有五彩石印本和五彩珂羅版本流傳行世。

十竹齋畫譜之好，就在一個雅字，不僅花果翎毛竹石梅譜每一幅畫都布局整潔沒有俗氣，便是套色方面也深淺濃淡陰陽向背恰到好处。醒天居士序書畫冊，說是「王宰之畫妙出毫釐，胡君之畫妙出梨棗。」畫譜之妙乃在以木版印刷而能逼肖乎畫，這種套板技術，明人謂爲「餛板」，即是一幅畫頁，深淺濃淡陰陽向背各刻一板，然後以次刷印，有如餛之學，故曰「餛板」。後來的芥子園畫傳即是取法於此，但是除去將範圍擴大，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兼收并蓄以外，要說「餛板」之妙，比之十竹齋畫譜，遠爲不如了。

十竹齋畫譜大都爲寫意之作，翻本行世固多，原本流傳亦復不尠。至於箋譜所收十九極爲工細，三百年來，不惟絕無翻刻，即是原本也甚爲罕見。版畫叢刊會鄭振鐸魯迅兩先生所刻此集，根據的原本是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書，一共四冊，初集現已出版，二集以下，正在翻刻，大約不久也可與世人相見。（據說日本文求堂主人也藏有一部。）

明季套印版畫，所以超越前代，其故有二：一是「餛板」技術的進步，一是「拱花」的發明。「餛板」解略見上。「拱花」大約等於今日的凸板，將紙壓在板面，於是花紋凸現紙上，流水白雲多用此法。十竹齋畫譜可以見出當時「餛板」的技術，而「拱花」則以箋譜表現得最爲完備。箋譜初集計收清供八種，華石八種，博古八種，畫詩八種，奇石十種，隱逸十種，寫生十種，共六十二圖（翻刻所據原本奇石隱逸寫生各闕一葉，故少六圖，只存五十六圖），其中如清供博古即多用「拱花」烘托而成，尤以博古一類爲最精緻，畫詩一類的雲水亦利用「拱花」法。「拱花餛板」的技術，一直到最近，北平的雕工中還有傳人，各箋紙店製箋也不乏雅俗共賞之品，如北平箋譜所選者約略可見。但是比之十竹齋諸作之氣韻深厚，意境高雅，便未免有遜色了。

至於十竹齋箋譜之精妙，李克恭序有一段說得最好：「蓋拱花餛板之興，五色繽紛，非不爛然奪目，然一味濃裝，求其爲濃

中之淡，淡中之濃，絕不可得何也？餽板有三難：畫須大雅，又入時眸，爲此中第一義；其次則鑄忌剽輕，尤嫌痴鈍，易失本藎之精神；又次則印拘成法，不悟心裁，恐損天然之韻。去其三疵，備夫兼巧，而後大巧出焉。然虛衷靜氣，輕財任能，主人之精神獨有籠罩於三者之上，而彌獲其間者。是譜也，創藁必追蹤虎頭龍睛，與夫彷彿松雪雲林之支節者，而始倩從事，至於鑄手，亦必刀頭具眼，指節通靈，一絲半髮全依削鑲之神，得手應心，曲盡斲輪之妙，乃俾從事。至於印手，更有難言。夫杉杙樓膚，攷工之所不載；膠清彩液，巧繪之所難施。而若工也，乃能重輕匠意，開生面於濤箋；變化疑神，奪仙標於宰筆。玩著幻相，充足亂真；并前二美，合成三絕！李克恭的話，並非過譽，畫譜箋譜都可以證實其說。畫詩八種是寫的古人侍句，作畫八幅：（一）山色四時碧，湖光一望青；（二）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三）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四）山水開精舍，琴書列几筵；（五）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六）窗拂垂楊煖，階侵瀑水寒；（七）入門穿竹徑，留客聽山泉；（八）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這些畫俱出胡正言手，意態蕭然，大有雲林意味。清初的蘿軒變古箋譜（日本大村西崖圖本叢刊中有翻本）以及殷氏箋譜（日本黑田源次編美術研究所出版支那古版畫圖錄收有影本一面）都是出自十竹齋箋譜，而不如遠甚。

鄭振鐸魯迅二先生以前所輯印的北平箋譜，不過調集北平各箋紙店的舊板，擇其精好者重爲刷印。至於此次翻刻十竹齋箋譜則不然，都是根據原本重摹重刻，據翻刻者所附牌子，得知畫者爲王榮麟，雕者爲左萬川，印者爲崔毓生，岳海亭，而由榮齋經理其事。比之原本，幾於虎賁中郎。牌子上所云「紙墨良好，鑄印精工，近時少見」的話，真不是誇張！

末了還有一點可以說的是箋譜李于堅的序作于崇禎甲申，李克恭的序作于崇禎甲申夏。而是年三月李自成入北京，毅宗殉國；四月清兵入關；五月史可法等奉福王稱帝于南京。正言大約以此時奉詔入中秘，不久就「浩然遠引」，而箋譜之成，卽在此時。正言後來隱居不出，歷三十年，則其於天翻地覆之日，而有此閒情逸致之作，正亦無可奈何也。

# 悼洛佛爾氏

賀昌羣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洛佛爾氏 (Dr. Berthold Laufer 1847—1934) 以六十耆艾之齡，竟殞重樓而死 (見九月十三日路透電)，噩耗傳來，舉世爲之驚愕，言東方人種博物之學者，未有不扼腕而嘆惜失此一代宗師！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洛氏爲北平圖書館通信員，吾人蓋知死者而傷之，並以弔友邦賢哲之逝，爲學術上重大之損失焉。謹先誌其傳略，聊就個人所知並述其在吾國學術上之貢獻，以介紹於國人。

洛氏以一八七四年生於德國科倫，肄業於柏林大學 (一八九三—一九五)，在來比錫大學得博士學位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入美國，參預基索浦北太平洋探檢隊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至薩坎島 (Sakhalin Island) 及東部西伯利亞一帶踏查 (一八九八—一九九) 繼借斯基夫探檢隊 (The Jacob H. Schiff Exp. Exp.) 來華 (一九〇一—〇四) 旋復入步拉克司吞夫人探檢隊 (The Mrs. T. B. Blackstone Exp.) 二次踏查我國西部及西藏高原 (一九〇八—一一〇) 此後即任職於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講學於哥倫比亞大學 (一九〇四—〇七) 旋任該館亞洲部副主任；一九一一年任該館人類學部主任，以至於今，正覽揆初度之年也，而不幸竟死於非命，嗚呼！「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此洛氏中國伊蘭編中引論語弔哥底與 R. Gauthiot 語，而不意吾人今轉以弔之也) 洛氏爲人類學者與「東方學」者，在歐美學者中，雖以伯希和氏等身著作之才，似猶未及其淹博，所作關於考古學、宗教學、西藏、滿洲、蒙古文及人種學之論文，散見於 Burlington Magazine, Scientif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Field Museum news 等雜誌中者，一時不易統計，今僅就所及見者，列之於后，其重要著作，蓋已略備於是矣。(有 \* 號者爲單行著作。)

1. Contributions to popular Tibet Religion. 1898.

2.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Tibeter, Tamatag. 1898.
- 3.\*Über das va zur. ein Beitrag zur phonetik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1900.
4. Bird Divination Among Tibetans. 1900.
5. Ein sühngedicht der Boupo. 1900
6. Decorative art in Amus Tribes. 1902.
7. The Bird Charriot in China and Europe. 1906.
8. 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1907.
9. Skizze der Manjurischen Literatur 1908.
10. Die brn-za sprache und die historische stellung padmasambhava. 1908.
- 11.\*Chinese Pottery of Han Dynasty. 1909.
12. Christian Art in China. 1900.
- 13.\*Zur Kulturhistorischen Stellung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Shansi. 1910.
- 14.\*Der Roman Einer Tibetischen Königin. 1911.
- 15.\*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1912.
- 16.\*Notes on Turquois in the East. 1913.
17.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Finger-prints. 1917.
- 18.\*Descriptive Account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Tibetan, Mongol and Japanese books in the Newberry Library. 1913.

19. \*Chinese Clay Figures. 1914.
20.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1915.
21.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 1917.
22. \*Reindeer and its Domestication. 1917.
23. \*Malabathron. 1918.
24. \*Sino-Iranica. 1919.
25. \*Miharspa. 1922.
26. \*Tobacco and its use in Asia. 1924.
27. \*T'ang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1921.
28. \*Ivory in China. 1925.
29. *Über eine gattung mongolischen Volkslieder und ihre Verwandtschaft mit türkischen Liedern.* 1925.
30. \*Chinese Basket. 1925.
31. Roman of a Tibetan Queen.
32. \*Chinese Grave-Sculpture of the Han Period. 1911.
33. \*The Prehistory of Sivaion. 1925.
34.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of chinese sources. 1929.
35.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Young Pao, 1916.
36. The Eumorfopoulos Chinese Bronzes. 1929.

37. The Early History of Felt. 1930.
38. A Chinese Hebrew Manuscript, 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Jews. 1930.
39. Ceremonial Bullights. 1930.
40. A Bit of Linnar Mythology, with reference to chinese metal mirror. 1930.
41. Chinese Bells Drums and mirrors. 1930.
42. Historical Jottings on Amber in Asia. 1907.

洛氏未完之作，尚有十餘種之多，見美國學術協會中國學術促進組第一期報告中。其精力之強，老而彌堅，生平除在哥倫比亞大學講學四年，終身於學，未嘗好爲人師。

間嘗思之，美國學者之注意於中國學問，要以韋爾士威廉 (S. Wells William) 所著 *Middle Kingdom* 第一版印於一八四八年) 爲最早，此後則羅克赫爾 (W. W. Rockhill) 費諾羅薩 (E. F. Fenolosa) 較爲專精矣。至於人材之豐，造詣之淺深，以視歐洲先進諸國，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足以爲斯學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來惟三人耳：一爲哥倫比亞教授夏德 (F. Hirth)，二爲加利佛尼亞教授阜克 (A. Forke)，三即洛佛爾氏也。此三人者皆條頓種，生於德國，學成於德國。夏氏名著大秦國全錄及中國上古史，至今猶爲學人稱道。阜克氏專研究中國哲學，譯釋論衡，並著中國人之世界觀，皆造詣復絕，有殊功於斯學者也。

洛氏之學最爲淹博，其所取材亦甚廣泛，所謂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向爲人所不經意者，洛氏頗能甄別取舍，往往恰到好處。故其篇目內容多極新穎，在學術上自成蹊徑，使吾人知所謂經史子集之外，尚蘊藏一種自然歷史之學，沃野千里，爲中國學者所不屑道，而甘倒授太阿於人者也。所著關於西藏、蒙古、滿洲、西夏語文之作，自愧無所知，不敢妄贊一辭，惟私意以爲洛氏之最大貢獻，似猶在其上舉著作中第十五中國古玉考、第十一漢代之陶器、第二四中國伊蘭編三書。其時代通秦漢以下，而取材則



馳聘於古今，蓋韋路檻褭之學也。願得依次略述其大要如左。

洛氏中國古玉考一書，所據主要材料約有三種，一爲中國舊籍如宣和博古圖以下圖譜圖考之書，二爲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藏中國古玉，三爲步拉克司吞夫人探檢隊來華所採集者。洛氏從而旁徵博引，貫穿羣籍，自謂：「此書之主旨在於以考古學方法尋繹古今玉器之演進，使此書成爲一種以玉器爲中心史料，而說明中國古代文明與禮教發展之研究工作」（本書第八頁）。然洛氏論證所及，固不僅玉器而已，且欲從玉器之制作，而溝通古代禮教所含之基本宗教觀念，闡發其對於政治社會思想之關係，爲此書最大目的，故其方法與布錫爾（S. W. Bushell）海倫塞（U. Pope-Hennessy）諸人對於中國古玉之研究不同，布氏著中國之玉（在 H. R. Bishop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 第二章 1906, New York）專論玉在古代之商業關係；海氏中國古玉（*Early Chinese Jade*, 1923, London）則僅能解說古玉之名稱而已。

中國古玉考出版已二十餘年，由今觀之，自不免有修正之處，如本書頁五四——五五洛氏列舉五項理由，不信中國有石器時代，尤不信有中國民族之石器時代，然近來我國地質調查所之工作，已足以證明其說之非，章鴻釗氏之石雅及阿爾納氏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已辨正之。三年前聞此書已在增訂中，想洛氏當有所改正，今猶未見出版。

其次爲洛氏漢代之陶器一書，陶器在我國金石學上向爲人所非棄，自西洋考古學方法輸入，於是史前陶器以至六朝隋唐之陶俑，雖一片一體之微，亦爲考古學者所珍視，然能應用此種方法在中國考古學上成就系統之著作，不能不以洛氏此書爲權輿。方今漢代遺物如山東河南之石刻畫像，四川陝西各地之陵墓碑碣及朝鮮東三省南部一帶之漢墓出土文物，爲羅振玉、沙畹、西倫（O. Siren）、濱田耕作、關野貞、原田淑人等所採集而加以整理研究者，成績頗有可觀，但關於陶器之著作，後之來者尙未聞有度越洛氏者焉。

此書共六章，附錄三種，所收漢陶百十一件，此外論證資料屬於先秦及宋以後者共百六十七件，而銅器之稱引西清古鑑諸書者亦若干。漢陶之來源，大率爲洛氏一九〇三年偕斯基夫探檢隊在西安所收集，其他多爲私家珍藏。此等材料之真贋及

出土情形諸問題，因吾人殊少反證，難以致疑，然陶器之時代性較其他古物最爲固定，故考古學上陶器之研究，決不下於金石之重要。

此六章中尤以第五章論秦漢時代受西伯利亞藝術之影響最爲重要，其說影響於東西治秦漢間銅器及古代藝術學者甚大，而尤爲今日治斯西亞藝術 (Seythian art) 者，所不可不讀也。

洛氏中國伊蘭編一書實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之傑作，所論雖大體爲中國舊籍中所保存伊蘭傳入金石草木之屬，然足以反映自漢唐以來我國所受伊蘭文化之影響也。

古代葱嶺以西文化有四：一爲非洲北部尼羅河流域之埃及文化，二爲亞洲西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美索波達米亞文化，三爲亞洲中部阿母河與西爾河流域之伊蘭文化，四爲亞洲南部恆河與印度河流域之印度文化。而此四種文化其自身極少史籍流傳，治史者難於詳考，輒近伊蘭學者雖曾努力從古波斯文石刻，Avesta 及希臘古典中爲之鉤沉發隱，而仍苦於文獻不足徵。近年新疆甘肅考古所得，始發現伊蘭語如粟特語及所謂東伊蘭語之文獻甚多，而後始知古代伊蘭實爲東西文化交流之中介者，其活動陳迹固有世界史之意義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我國載籍中保存其史料不知凡幾，洛氏此書之貢獻即在疏通中國方面之史料也。書中言金石之部，章鴻釗先生已爲逐譯，並有所補證，題名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 (地質專報乙種第三號，民國十四年)。章氏自叙謂「其書博大浩瀚，凡於中國植物金石稱謂沿革探討備勤。其餘一物之微，詳加疏證，誌其出處始末者，亦復前後錯綜其間，要皆異於曩之考證家，徑墨守一家言與一國文字者所爲，」可謂知言。友人向覺明先生亦曾譯其書中葡萄考及苜蓿考二篇，載自然界第四卷三四兩號。

上舉三書固不能盡窺洛氏學術之全豹，僅就其大體言之耳，至於詳細篇目，有其書在，自非介紹者所能任也。草此文竟，哀感系之。波斯古詩有句云：

These are our works, these works our souls display;

Behold our works when we have passed away.”(斯乃吾之業績，而爲吾德之所馨；百年歲月吾將逝，吾逝而後其共鑒之。)

吾人錄此謹爲洛氏之靈表敬禮焉。

本文曾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四十六期，惟時倉卒，洛氏著作目錄未得盡列。其後見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54, No. 4, Dec. 1934, 亦嘗爲文悼之，所載洛氏著作目錄共二百二十二種，讀者可以參考也。

北平圖書館寄售書目

李易安年譜	二角	蓋山書影 元本第二輯	二册五元
中國體育圖書彙目	三角	潤州先賢錄	二册六角
四庫著錄河北先哲遺書輯目	三角	季明封爵表	一册三角
國學常識述要	三角	國學用書類述	二册二元五角
三國時代薄葬考	一册四角	經說	八册六元
秦游日記	一册一元	影印東萊書說	二册二元
劉天華紀念冊	一册六元	影印宋元四家詩	二册一元五角
清畫家詩史	大本十元中八元毛邊十元	影印好古堂書目	一册八角
大學中庸正說	一册一元二角	三朝遼事實錄	十册八元
科學的青島	一册三角	經略復國要編	四元
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目錄	四册三元	不得已	二册一元
明子燕芳劄奴撮議附建州考	三元	洪武圖志	一册一元
影印余澹心手寫玉琴齋詞	四册三元	花草粹編	十二册五角
阮大鹹詠懷堂詩	四册三元	百夷傳	二角
詠懷堂詩補遺	一册二角	金陵圖考	一册六角
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	一元	陶風藏名賢手札	八册四元
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一年刊	五角	陶風廬藏書畫目	二册一元六角
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	七角	鄭開陽雜著	四册三角
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	一元	山海漫談	二册一角
國學圖書館第四年刊	二元	圖書季刊	一册五角
國學圖書館第五年刊	二元	宋呂氏莊子義	每部二元
明盛時元牘記	四角	譚子雕蟲	二册四角
蓋山書影 宋本第一輯	一册三元	中華民國疆域沿革錄	一册一元

## 新書介紹

###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楨著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商務印

書館出版 定價六角伍分

因為偶然的機緣，這幾年來稍稍讀了幾本明代史事書。紀載明末的黨爭和社事的書，也曾涉獵一過。可是除了東林本末、東林列傳、復社紀略，幸存錄幾本崇禎紀黨社的書以外，其他散見在明清人文集野記史乘中的零星敘述，到處都是，頗想把牠編輯起來，教人看着方便。這一願許了好幾年，爲了別的事情的牽掣，到今還是落空。謝先生這書恰好替我還了這一夙願，他已經把他所能見到的史料都綴集在一起了，從此我們要知道明清黨社情形的人，不必再費力去自己搜檢史料，只要讀這本書就夠了。

細讀了謝先生的書，覺得有幾點意見不敢和謝先生苟同。除了材料的搜集因各人所見和所注意的目標不同，我們

不能向作者作「求全之責」外，關於書中所已提及的幾點，我認爲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按序提出，請謝先生指教。

書中最可議的一部分是引論和清初順治康熙間之黨爭兩章。先從這兩章說起。

在引論中，作者說明明末的黨和社的區別，以爲「一般士大夫階級活躍的運動就是黨；一般讀書青年人活躍的運動就是社。黨和社名詞雖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覺的現象。」在這裏我們應該進一步作黨社兩名詞的區別；東林同志的結合是因爲氣味相投，聚在一起講學，在初期東林同志并未自命爲黨，而且自始至終也並未有和現在所謂「黨」的那樣組織。東林之所以被稱爲黨，和東林人物後來之所以自命爲黨人，是東林遭敵派攻訐以後，敵派替他們加上黨的名詞，到了敵派也失敗以後，東林中人就以黨人的頭銜爲榮，到處白命黨人。社是一開頭便有組織的，是當時八股家相標榜的團體。東林雖然也有會約，却絕不是黨綱，即齊楚浙宣崑諸反

東林的組織，惟一的同處也只是攻訐東林，絕無黨的形式和組織。「黨」和社的份子區別，大體地可以說屬於「黨」的大抵多是現任的和退休的官吏，屬於社的大抵是未得科第的智識份子，却不一定是青年人。而且無論是黨人或社員都是屬於社會上層的智識階級，只是國民中最小的一部份，黨和社的活動，在開頭是學術的八股的，到後來變為政治的，這種活動和人民根本無關，至多只能說是智識份子的活動，絕不是「人民自覺的現象」。

明末的黨爭和明代的官制有關係，這是不錯的。但是這絕不是「內閣的權較低，而御史的權更高」的關係。作者說：「明代的官制：（一）行政機關，內閣僅備顧問，責任六部，共任天下之事。（二）監察機關，御史大夫是監督政府的機關；六科給事中是監察六部的機關。（三）銓叙的機關，大臣是會推，小臣是考察，吏部的考察是進退官吏的惟一機會。觀以上制度，似乎是很完備了，但到明代中葉，卻發生了變化。內閣的權高了，六部不能不聽命於內閣，銓叙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御史大夫監察的機關，不能不出彈劾政府，政府自然而然的與言官相水火了。言官是代表一般的輿論，人民多同情於

言官，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內閣的勢力稍一低落，則不能不勾結言官，御史大夫們，那能個個人品靠得住，所以就自己分了黨派。自張居正以後，一班庸愚的宰相，像沈一貫王錫爵之流，他們只知道鞏固地位，傳衣鉢，那知道國家的大計。東寇日逼，朝事紛紜，那一般內監們，趁着機會起來，攫奪了政府的實權，宰相們反得聽命於內監，御史大夫和六科給事中，與內監成了對立的現象。那時候，黨禍之勢就成了。」在這一段敘述中，最明顯的錯誤是名詞的誤用，御史大夫是洪武十三年以前的官，以後改為左右都御史，所屬的機關稱都察院。如把御史和大夫分開說，明代也沒有叫大夫的官，封贈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那可是散階，非官名。從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以後，永慶丞相之官不設，其後雖然閣權日重，入內閣辦事的官實際上即為執政，可是也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所謂「宰相們反得聽命於內監」，照事實宰相應改正為「閣臣」。次之是史實的錯誤，明代的銓叙機關，除吏部外，都察院都御史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黜陟，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巡按亦有考察舉劾之責，內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考察之外又有拾遺，是六科的職掌，明制：「內外官考察自陳後則吏科與各

科具奏拾遺，糾其不職者。」由此可見明代的考察制度是吏部都察院六科三機關的職掌，考察的職權並不全由吏部包辦。政府和言官水火的緣由，是由於閣部相持，明史七卿年表說：「洪宣以後，閣體既尊而權亦漸重，於是閣節相持，凡廷推考察，各聘私見以營其私而黨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間隙參奏紛拏，馴至神宗厭其囂聒，置而不論，而被刻多者其人自去，熹宗朝則正論漸滅矣。」作者所論大概即本此意。其實言官所代表的至多也只是士大夫階級的輿論，和人民根本無關。明代科道言事最激烈的時期如諫南巡，爭大禮，爭三案……都只是宮廷和大臣的私事，和一般民衆有什麼相干，何能得人民同情！明代政權的轉移，大體可分爲二個時期，第一期是獨裁時代從洪武到永樂，主上威福獨操，內外嚮嚮聽命，內閣只備顧問，內臣只供奔走。第二時期是內閣和閣人更迭專政的時代，從正統到國亡，內閣氣焰盛的時候，內臣不敢放肆，反之內臣氣焰盛的時候，閣臣便成爲司禮監的外廷書記，在普通情形下，政權總在司禮監的秉筆太監手中。閣臣要想辦一點事，非和內廷這般要人勾結好了不成。閣臣最大的實權是要擬，可是到正統時代此權已爲司禮監所分，徐棗疏言：

「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正德時代，劉瑾擅政，閣臣竟不得與聞票擬，劉健疏云：「近日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自瑾以後，司禮監遂當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明制司禮監相當於唐代之樞密院，從永樂以後，天子和大臣漸漸隔絕，馴至有十幾年不御朝，所有詔旨，都由司禮監先寫出事目，再送內閣繕擬，內臣勢盛時索性不理內閣，皇帝和閣臣都成爲傀儡。」（陔餘叢考卷二十二）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三說得很詳細。由此可知政權之從內閣轉入司禮監絕不是萬曆中年的事。所謂「東寇日逼，朝事日紜，那一般內監們，趁着機會起來，攫奪了政府的實權，實無根據。末段說黨禍之成，假如所指是天啓時代，則黨禍實肇於萬曆時，假如指的是萬曆時代，則那時並無「御史大夫和六科給事中」與內監成了對敵的現象。關於這一點我們仍不如引趙翼的話來說明比較清楚，他說：「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入相，務反（張）居正所爲，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勢又張。張文興丁此足等即抗章劾閣臣，而閣臣與言路遂

成水火。萬歷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葉向高傳：「帝不省章奏，諸臣既無所見，攻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爭李三才之案，黨勢遂成。」

頁十論社一段，作者說：「張溥就利用以羣衆作後盾去干涉政治，明崇禎間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換，這時候一般讀書人的勢力有這樣的偉大。」大概所指的是直與周延儒再相的事，我們試看明史周延儒傳：「（張）溥等……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薛）國觀適敗，十四年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原來作者所謂後盾是復社，所謂民意是金錢，讀書人的勢力是交關近侍，這也未免太把這故事理想化了。頁十二分社集的活動爲三個時期：（1）萬歷初年的社集以文會友，是社集萌芽的時代。（2）崇禎年間社局，由詩文的結合而變爲政治的運動。（3）弘光以後，由政治的運動而變爲社會革命運動。第一條萬歷初年的社集，不知道是不是指張溥張采等的社集而說，假如是的那是萬歷末年的事。第二條崇禎年間的社集

運動，想是指上文宜興復相一事而說，假如是的那也只是張溥吳昌時的私人活動，即使算是復社的活動吧，也不能拿這一件政治上的詭計和不名譽的事來籠括一切社集，說他們在這時期都已轉到政治活動的路上去。第三條所指的社會革命運動，想是指祁班浦黃宗義鄧上六君子一班人說的，在實際上這些人的活動用舊話說是恢復故國，用新話說也只是種族革命，無論如何也牽涉不到社會革命的邊兒上去。

清初順治康熙間的黨爭一章所敘述的是（一）馮銓和陳名夏的傾軋，（二）索額圖和明珠之爭權，（三）李光地和陳夢雷之互訐，（四）熊賜履之假道學，（五）徐乾學之傾害湯斌，（六）高士奇之傾害索額圖及朱彝尊潘來等之被排擠幾件故事。從頁一一七到頁一四四用了一萬幾千字來敘述。作者在開頭就說：「到了明廷覆亡之後，那一般縉紳先生們都搖尾乞憐，入仕了新朝，而黨爭這件事，就因此發生。」又說：「我們研究清初的黨爭，第一要明白清初黨爭是由明代傳統而來的。第二我們要明白漢人互相傾軋，我們要揭破這一般假道學的把戲，和清初士大夫的植黨，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根據作者的話，仔細看看作者所列舉的六個



以上的故事和明代的黨社有什麼傳統的關係沒有。

據作者所說清初黨爭之發生是因爲亡明精神入清的緣故，據作者所引六個故事，只有第一個馮銓是魏黨，陳名夏是東林，其他都和明代黨社無涉。作者以爲馮銓和陳名夏代表南北之爭；「那一般南方的人，皆由陳名夏所引用而來的。」貳臣傳卷七十九馮銓傳云：「十一年正月與大學士陳名夏同疏薦原任少詹事王崇簡……可補用。」以爲這是陳名夏引用南人的證據，我們細看所引貳臣傳，明明說是與陳名夏同疏薦，曰與曰同，可見薦南人是馮銓和陳名夏合作的，以此作陳名夏引用南人和馮銓所引的北方派領袖，豈非滑稽！作者又說清代黨爭是由明代傳統而來的。所謂傳統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繼承東林和非東林之爭，如宏光馬阮之翻覆鈞黨，桂王朝五虎之爭，在作者所引的六個故事中，我們看不出有這種關係的存在。第二種是繼承明代黨爭的風氣，明人有黨爭，清代接着也鬧黨爭，只是風氣的繼承，並無歷史的關係。那末，在這本專紀明代東林復社史事的書中，似不應無端竄入這一段不相干的敘述。

此外有幾處零星的錯誤，例如頁二十引明通鑑：「一時

公論所不予者貶責殆盡，而大學士趙志昇弟預焉。預是在內的意思，非人名。頁五五：「但當時經陽的確的被他蒙蔽了，因此遂爲東林的語病。」頁六十一：「太監可以把相府的門圍起來，連一個太監魏忠賢，在萌芽初生的時代都不知道撲滅。」頁六二：「想借汪文言之獄，托東林黨的領袖，都牽連到他們的身上。」頁七四：「但東林和三黨的傳統思想，真是偉大驚人。」頁八七：「就教馬士英督師鳳陽，遂成了南明福王之主的張本。」語意都不明。頁九九：「他和姜曰廣呂大器都持立瀝王常澆」下應有「之議」二字，頁一四八：「把艾老先生的維舟再不敢東下」維舟二字疑誤，頁一九八：「例如明代紳士的貪橫，他們可以侵佔人民的田產，可以抗糧不納租稅……所以一般士子，只要拖欠了錢糧，就可以把公（功）名革掉」這三個「可以」都有商榷的必要。頁二一一：「湖州李國楨當作朱國楨，頁一八八李延是當作李延昱，頁一一四祥傳集當作碑傳集，頁一二〇馮溥當作馮銓，頁一〇二雷演祚當作雷演祚，又頁三二：「到了宣宗時候，政柄無論大小，悉交大學士楊士奇等辦理。按大學士非事務官，無辦事之責，據明史職官志序：「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

否。」是則並非交以政柄或令辦理什麼事，只是把事情交下請他們出主意說，出贊成或反對也。

以上所舉數事，一半算是貢獻一點意見給作者，一半算是替這本書作了一次義務校對。行文中或者有不小心的場所，盼望謝先生能予以原諒和指教。

三月十八日清華大學

## 李子金類譜

周德清曰，余嘗於天下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達時變者衆，呼吸之間，動引廣韻爲證，寧甘受鳩舌之誚而不悔。驟亮數語，道盡漢唐以來研究韻學之習弊。周氏著中原音韻，冒天下之不韙，根據北方之通語，於切韻一系韻書外，另闢蹊徑，成中原音韻一派之韻學，於音學史上，實豐功偉績者也。中原音韻之後，著作迭出，如中州韻，詞林韻釋，瓊林雅韻，曲韻驪珠，韻略易通，以至於五方元音，皆其最著。然李子金先生之類譜，海內鮮有知者。李先生河南柘城人，順康間隱居不仕，於學無所不闕，尤精推步聲韻之學，張文襄書目答

問，列先生於歷算西法類，而未言及其韻書。所著隱山鄙事十二種，行世未廣，致多放逸。客歲河南圖書館館長井偉生先生，徵得先生遺著十一種，書學慎餘在焉，類譜者，書學慎餘之一種，亦先生言韻精心之作也。閱讀一過，心竊喜焉，遠在三百年前而竟有是作，願王戴段可以低眉，然如此巨著，至今始有知者，亦可悲已。

全書類列用表格式，一字可以代音者，不雜其他列字。韻母字多以元音爲主。以他聲代音者，只一見。韻分十五，皆自擬韻目。一盈、二羊、三言、四吟、五姚、六尤、七牙、八爺、九厓、十爲、十一逸、十二娥、十三魚、十四吾、十五慈。較之中原音韻少四部，併庚青於東鐘，併桓歡先天監咸廉纖於寒山，併侵尋於真文，分支思而爲二。較國音新韻，只「儿」韻未另列韻目，其他相同。每韻之下，以平上去入，分爲四韻。以四字代之，如盈韻之下，分盈影應英四韻，四韻之下，每韻復以四字押之。如盈字韻用盈容翁經四字，影字韻用影勇瑜脛四字，應字韻用應雲硬四字，英字韻用英雍翁煙四字。聲類共分十九。卽幫滂明非端透泥來見溪曉影照穿審日精清心，較之中原音韻缺微母一類，較國音聲母缺微疑（開合）二母。每聲之下，亦皆以標準字代

之。如見母爲及局姑蛤，溪母爲奇渠枯可，曉母爲哇吁胡何。每母之下，復分爲四聲。如見母平聲爲及居姑蛤，上聲然已矩古哿，去聲爲計巨故箇，入聲爲吉居姑各。如此聲母韻母既定，聲韻相合，自成音系。全書一致，排比整肅，一目了然。實審音最善之書，今舉盈韻見母溪母二組於下以爲例：

盈	○	局	姑	蛤	渠	窮	容	枯	可
盈	○	容	翁	蛤	盈	窮	容	翁	枯
影	景	已	矩	古	頃	豈	影	豈	勇
應	敬	計	渠	巨	慶	氣	應	敬	計
英	京	吉	局	居	卿	欺	英	京	吉
雍	雍	雍	雍	雍	雍	雍	雍	雍	雍
公	翁	姑	庚	各	卿	欺	英	京	吉
空	翁	枯	坑	渴	空	翁	枯	坑	渴

有音之字，以字代之，無音之字，畫圈識之，每字之下注以反切，全書分十五總韻，韻各四聲，共爲六十分韻。每一總韻爲音者二百六十有八，共計四千二十音。內除無字之音二千二百一十有六，餘有字之音，一千八百有九，內平聲之字，三百六十六音，上聲之字，四百七十四音，去聲之字，四百七十音，入聲之字，四百九十四音。統覽全書，與今國音所訂聲韻，無大差別，其最大特點有四：

一、全書注意審音，以韻爲綱，以聲爲緯，用譜類式排列，易

於辨別。

二、所用聲韻例字，皆以一以己四元音爲主，與近代之新韻學頗相接近。

三、以陰平爲入，陽平爲平，入聲附於陰平之中。

四、韻例多方音，如肉字有日欲入欲芮勿三切，杏有歌陞切，肯有可陞切，此音今豫東方言猶有存者。

順康之間，復古之風漸熾，有才之士，趨走若鶩。先生逍遙林泉，獨能根據當時語言，撰之成書，以遺後學，今日讀之，雖得失互見，要亦不朽之作也。故特草撰此文，以供海內同好之確討。

(郭豫才)

### 篆隸萬象名義

篆隸萬象名義，日本弘法大師法號空海撰，爲日本人編纂字書之最古者。此書傳本聞僅三部，其一爲山城國高山寺所藏，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已指定爲國寶，昭和三年始由崇文院印行，收入崇文叢書第一輯中。此書於我國古韻之研究，極有價值，因據山田孝雄所撰此書卷首「解題」之言，節錄於

下，以供研究中古音韻學者之參考焉。

此書凡三十卷，高山寺本編爲六帖，黃蘗本，橫四寸，縱八寸九分，粘葉裝，兩面書寫。每面六行四段，施以陰界，以二段爲一字之分，每面十二字。第一帖一百張，其卷首十五張爲總目錄。第二帖九十二張，第三帖八十九張，第四帖八十三張，第五帖一百五十一張，第六帖一百八十七張，總計七百零二張。

每帖卷首捺朱色長方形「高山寺」印。第一、二、三、五、六各帖尾捺有「日出先照高山之寺」八字二行長方朱印，第四帖此八字捺於卷首。第六帖卷末有「永久二年六月以敦文王之本書寫之了」一行。按永久二年當宋徽宗政和四年，敦文王事迹未詳，筆者何人亦未詳，但此書之爲八百年前鈔本則可無疑。書法逾麗。卷一之首有「東大寺沙門大僧都空海撰」一行，故關於撰者問題，可證舊史所傳之不虛。此書以隸書標寫（即今之楷書），上冠篆書，下注反切釋義等。其在學術上之價值，清末楊守敬編古逸叢書所收原本玉篇之跋文，已論及之。楊氏云：

今顧氏原文雖不得見其全，而日本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三十卷，當唐開成會昌間）其分部隸字以此殘本

校之；一一脗合，則知其全書益據顧氏原本，絕無增損凌亂。

自經楊氏題跋之後，此書更爲世所見重。然楊氏之言是否可信，吾人試一考之。蓋原本玉篇，中國久已佚亡，日本所存一部，亦復不滿三十卷之半，然以其殘存之部次與本書比對，則完全一致。其次，觀各部文字之數及其次序，雖有多少出入及前後錯午之處，然固可見其有所本據也。復次，書中各字之反切，有二種反切者，則多取其一。又時附以注音，雖與原本無微異，但與原本玉篇相違之處則極少。更自各字之釋義觀之，則知其詳於玉篇者，而此書則摘要記之。惟次序或間有前後顛倒之處，且往往有玉篇所無之釋義，而此書撰者亦以己意加入。因此吾人所見蓋與楊守敬不同矣。該書全篇之組織與標字之採錄，固不能不謂爲全據原本玉篇。其釋義爲撰者依私意而定者，今試舉一二例以明之：如「讐」字注：

譎多言

此爲原本玉篇所無。蓋採說文「讐，譎也」及「譎」之注爲「多言也」而來。原本玉篇注「說文，拾讐也」與今本說文却不合。又「饒」字「旣」字均注

酪蘇

此亦原本玉篇所無。諸如此類，不能備舉。又反切之字母亦有與玉篇不同者，例如：

餽 達當反

饋 達奚反

飭 達奚反

原本玉篇「達」作「徒」。二書「達」「徒」均作字母，當不能斷爲本書之誤寫。

以其不過舉其一斑，可知此書不僅爲原本玉篇之鈔錄，而撰者特尙雜己意加以取指而編纂者也。故謂藉本書可以作推知原本玉篇真面目之究竟的資料，吾人原無異論，然如不認撰者之苦心孤詣，而視爲僅從玉篇鈔出者，則誤矣。

惟本書亦往往有誤解玉篇因而所鈔錄竟有不成意義者，例如「哭」字注云：

往不反齊衰，哭，

此蓋玉篇所謂：

禮記斬衰之哭若往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返

此書誤將原文省約，致成晦澀耳。又本書誤脫之處亦不少，此

可與通行本玉篇比照自明。

以上所論爲本書之短處，然因此書得以是正現存原本玉篇之誤脫者則頗不少。其顯著之例，如言部之下所存諱部五字，爲現存玉篇所無，其他脫漏亦多，今再舉二三例以明之，如言部「諱」字之次應有「諱」字；「諫」守之次應有「諫」字；「諷」二字，皆是。至其足以補證現存玉篇之錯誤之例尤多。例如「諷」字注「狙交反」，「狙」爲「狙」之誤；「諱」字注「遠計反」，「遠」爲「達」之誤；又「諷」字注「鑠聲」爲「樂」之誤；「啟」字注「指而嘆」爲「笑」之誤等，均藉本書而後之知者也。

因此本書不獨爲研究原本玉篇佚亡部分之重要資料，卽以之作校訂現存玉篇之參考，亦極可珍貴也。

本書標出之篆書凡一千字，學者每病其書體拙劣，然書之巧拙，姑且勿論，卽以手寫篆字之流傳而言，爲曠世所稀觀，若與日本古印之篆體相比較，亦可知其有相通之點存焉。

本書在學術上之價值，其可貴略如上述，但其傳寫本極少，以吾人所聞，僅有三部，故一般學者欲利用之，殊非易事。今由崇文院商得高山寺之同意，影印行世，誠學術界之幸事也。

### 古史新証

王國維遺書 北平琉璃廠來薰閣影印 實價九角六分

海寧王國維先生學行純正，著作等身，為一代儒宗。自沈之後，其遺著前由上虞羅氏輯印為王忠愍公遺書，凡四集。行世已久。古史新證一種，乃王氏晚歲講學清華研究院時據舊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三代地理小記，郝鄰衛考諸文改編為講義。原稿舊存於其弟子趙萬里氏處，時趙氏方為院中助教。今來薰閣主人於趙氏處借得遺墨，影印行世，為文凡五章。第一章總論，泛述研究上古史之方法及材料；第二章論禹；第三章論殷之先公先王，凡十六節；第四章論殷之諸臣，凡二節；第五章論商之都邑及諸侯，凡二節。其中所討論之問題，皆先生研究中國上古史之結論，而以極顯淺之文字作系統之敘述，頗便初學。近人疑古之風甚盛，先生此書蓋自成蹊徑，其所暗示吾人之方法實可受用無窮也。（茂）

\* \* \* \* \*

### 古史辨第五冊

顧頡剛編 二十四年北平  
樸社出版 定價二元七角

古史辨第五冊分上下二編。上編專論漢代今古文學派

所用之經本。起自民國十六年四月，迄於二十三年一月。有錢玄同、錢穆、青松、顧頡剛、張西堂、胡適諸家之文字。其中文字有主今文者，有主古文者。自來主今文之學者言左傳周禮皆劉歆偽造，主古文之學者則謂二書皆先秦舊籍。辨論紛紛，莫衷一是。至錢玄同先生之重論經今古文問題，及錢穆先生之劉向歆父子年譜，集二家學說之大成。今後之討論今古文結本異同者，當以二氏之文為基點也。下編起自民國十二年，迄二十三年十月。其所討論之中心問題為陰陽五行說之起源。自啓超先生之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及劉節先生之洪範疏證，於陰陽五行說之起源皆有詳確之討論，亦中國古代史上一重大問題也。編中最長之文為顧氏名著五德終始說下之政治和歷史，於今古文學及陰陽五行說各有系統之論述，更為重要。凡治中國上古史者所不可不一讀也。（激）

\* \* \* \* \*

### 星象統箋

高魯著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出版  
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印行

定價一元五角

這本書是近來溝通中西天文學之較成系統的著作。天文學本來並沒有地理的區別，所不同者僅有名辭的差異和方法的精粗而已。實際上中國固有的天文學方法現在已經拋棄，惟有若干應用日久的名詞尙足使有歷史興趣的人加以注意。此書以三垣二十八宿爲綱，分別彙舉經傳史志中關於各星之不同的記載，加以中西各家的解釋。其中以取自西洋研究中國天文學者爲尤多，遇有關係重要者則詳爲推論，並且附有丹元子步天歌，各星實用數表，中西星名對照表，星座星宿距極表，及中西星圖，以供參考。著者的目的在闡揚中國天文學的進步，而用力最多的地方乃是中西星名的比定。大體看來是沒有遺憾的，不過所採星圖，中國舊圖部位不準確，而西洋新圖不全，不能一一的新舊對照，必須另取他圖參考，纔能應用。

## 星體圖說

陳遵媯著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定

價一元六角

這本書的目的在解說各種星體的形狀及其運行，並略

新書介紹

述觀測的方法。因爲是通俗的作品，所以對於理論不甚注重。全書不分章節。先爲各種星體圖，次爲太陽系各星體的說明及觀測法，次爲各恆星的說明，次爲天文名詞解說，末爲中西文索引。其中以恆星的說明的都分所佔的篇幅爲最多，包括星座及星宿的名稱，逐月的星圖，變星，雙星，星團及星雲的說明及觀測法，一等星談及星座詞彙等。內容甚爲豐富，不過在排列上却缺乏系統，似乎是由於若干篇獨立的短文集合而成的，前後不能照顧，有的重複，有的參差。例如一等星談中所論及的各星在星座詞彙中亦皆論及，雖然是有詳略的不同，但是何妨并入一篇，既省篇幅，又省讀者的光陰。而星體圖和行星觀測圖亦有一部分類似重複者。（見原書第三十頁，第三十一頁，第四十一頁，第四十二頁。）又如一等表列有一等星二十個，而一等星談中乃有二十一個。這雖於大體無傷，究竟不如首尾一貫的好。（平）

## 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

朱文鑫著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再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定價三角五分

六一

二十四史中有許多的天文學史的資料，不過古今文字不同，缺乏正確的解釋，遂使讀者不好入手。這本書乃是用新的天文學解說史記天官書中講恆星之部分的。書用注釋體，後附極簡要清楚的星圖。其特點有二：一為歷史的態度，一切學術古略今詳，測候亦是如此。天官書所紀本較簡略，而注釋者反引較詳細的晉隋諸志為證，於是治絲愈棼。此書著者專就書之本體研究，不妄加比傅，於是史記成書時代的宇宙可以略見一般。第二是對於占驗求其客觀的事實。占驗由於天象的變異，常人不是承認占驗之說為真實非偽，就是視為迷信置之不顧。此書著者乃注意考察占驗所依據的天象究為何種事實。例如賤人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者，因為貫素中有一著名的變星，所謂虛實乃是變星明暗不常之故。又如天矢黃則吉，青白黑凶者，因為天矢亦是變星，顏色常有變異。如每種史志皆能這樣攷釋一回，對於研習天文學史者是非常有益的。

\* \* \* \* \* (平)

### 考古專報第一卷第一號

國立北平研究院  
國史學研究會

編輯 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定價二元

此為北平研究院專題報告之一，內題為石刻唐太極宮暨府寺坊市殘圖大明宮殘圖興慶宮圖之研究，著者何士驥君。按北平研究院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與陝西省政府合組陝西考古會，以徐旭生先生主其事。先決議發掘顏勤禮碑下藏石，於陝西省政府民政廳二院掘得唐大明興慶兩宮圖合刻之殘碑一方。大明宮圖在上，僅存南邊丹鳳、望仙、建福等門之一部份，興慶宮圖在下，尙完整無缺。碑高〇·七八公尺，寬〇·六五五公尺，厚〇·二七公尺。是年三月復於省城南門內小湘子廟街，發現石刻太極宮暨府寺坊市殘圖。此報告即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圖石刻，與歷來記載唐宮城制度之書籍如唐六典趙氏雲麓漫抄程氏雍錄宋氏長安志徐氏唐兩京城坊考等所記，加以比較研究，而定諸圖刻之價值云。

太極宮本隋都興宮，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所改建。大明宮在太極宮之東北，太宗貞觀九年已名大明，至高宗龍朔二年始重建此宮。興慶宮在都城之東南，唐玄宗開元二年建。玄宗千秋節例於花萼相輝樓（花萼樓）勤政務本樓（勤政樓）觀魚龍百戲，唐詩小說中多紀其事，此二樓即在興慶宮明光門之西，而沉香亭龍池諸勝亦在此宮焉。



著者據雲麓漫抄、雍錄、長安志、圖諸書，以爲此圖乃呂大防、愛、隋、唐宮制之精密，因考證前法，刻而爲圖，時在北宋、元、豐間也。至於碑之沒入土中，當在宋、金用兵之際，殆被亂兵摧毀所致，因其出土之相近地層中，尙有宋、元、豐、祐、金、正、隆等銅錢，及宋、元磁片等。迨元人入主中原，嫉惡漢族文化，并遺存土外之圖刻而盡毀之，故太極宮暨府寺坊市殘圖得發現於小、泐、子、廟、街而不與大明、興、慶在同一地點也。此則似尙爲一種推論。至於石刻之價值，足以訂正諸書記載之訛誤者甚多，固爲考究唐代宮城之重要資料也。（藏）

## 河北石徵第一集

河北月刊社編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天津景明

製版所印行 定價七角

此冊彙印現存河北省境內或在河北省境內出土的碑誌十五種，計收漢碑四種，魏碑誌四種，北齊碑誌三種，隋碑三種，唐誌三種，都是用原形攝片影印的。後附詳細明確的說明，其字跡不清楚的更有釋文。所收的攝本雖說沒有特出的品，却亦不無一二足稱的地方。如同漢、祀、三、公、碑及北齊、標、異

鄉石柱、頌的字跡都比較尋常所見的爲清晰，則所據的原本當係佳品。又如東魏、凝、禪、寺、三、級、浮、圖、頌，北齊、劉、專、造、像、記，及民國、二十、二、年、出、土、之、唐、苑、貞、約、墓、誌、都、比、較、希、見。其最有價值的乃是所附的考釋。歷來著錄家多偏重字跡，而於原、石、的、形、情、形、率、少、紀、述。此冊所附的考證則以事實爲主，對於石、的、形、狀，立、碑、的、沿、革，出、土、的、經、過，保、存、的、所、在，以及文、中、的、史、實，均有詳細的陳述。所以此書至少有兩種用處：第一可供書家的賞玩，因爲尺寸較比原攝片爲小，翻閱較爲便利；第二可供讀史者的參考，因爲考釋詳明，足資引用。所可認爲遺憾者亦有二點：第一未附原、石、照、片，第二釋文未能依照原文的格式對照排印，這大概因爲要減輕印刷費的關係罷。（于）

## 吳憲聰先生年譜

顧廷龍著 燕京學報  
專號之十 定價六元

吳、縣、吳、大、澂、先、生、在、有、清、一、代、中，其學風與歙、縣、程、瑤、田相近。其同時則有瑞、安、孫、詒、讓，而弘、博、精、粹、過、之，然事、功、政、績精則非兩、先、生、所、可、及。生平所著書不下三十餘種，而梓行者未及半。吾人細讀說、文、古、籀、補，字、說，權、度、量、衡、實、驗、錄，古、玉、圖

考諸書，知吳氏之學實開近年來研究古器物學之風。上虞羅振玉，海甯王國維二氏，皆承其後而起。先生晚年曾自草年譜，而約略不備。吳縣顧廷龍先生，為蘇州世望，與先生有姻親，又深于金石之學。於先生為鄉後進，故所作年譜，為文二十餘萬言，於先生一生行事及治學方法述之甚詳。排比事跡，有條不紊，又能提綱挈領，特留意於政績及慈善事業。蓋先生雖以功業著，而翰墨之長固足以掩其大端。顧氏表而出之，尤覺親切有味。末附竈齋藏器目，及著作目各一篇，九治古器物學，古文字學，及研究近代史者，皆當一讀者也。（玉府）

\* \* \* \* \*

### 吉金文錄

桐城吳闓生集釋

桐城吳闓生氏輯錄殷周彝器銘文凡四百十四編，附錄漢唐以來鏡銘四十四首，都為考釋四卷，為近時研究金文者一巨著。輯錄金文籍便初學誦習之資，其用意至善。近人所作以郭沫若氏之兩周金文辭大系，及于省吾氏之雙劍修吉金文選為備。此書纂錄在于氏之前，而成書在其後。故每有補正

于氏之處。書為南宮邢氏雕板，凡兩冊，六開本宣紙精印。

（滋）

### 覃孳齋金石書畫第一輯

琉璃廠來  
薰閣代售

此輯有號叔鐘拓本三種，附張叔未，吳侃叔，吳免牀等題字；又秦石權拓本一，吳察齋題字；又張景聞上阮文達書殘頁，附阮文達，及湯文端跋語；又法梧門藏顧玉山小象，翁覃溪題字；又禹之鼎畫王麓臺小象，附查聲山，吳山尊題字。每冊定價八角。（滋）

\* \* \* \* \*

### 衡齋藏見古玉圖

黃濬撰集 二冊 定價十  
二圓琉璃廠來薰閣代售

古玉器之著於圖錄，始自宋人。宣和古玉圖譜其最著者也。有清一代作者亦有數家，若瞿中溶，翁樹培之外，則以吳大澂之古玉圖譜為最精審。然所著錄者不外圭璋璆璧之類，其他雜佩亦多常見之品。近年以來，古器出土日就。多玉器一類而言，大之玉觴玉枕，小之玉魚玉蠶，則古人圖錄所未收也。吾

人得諸徵驗者，玉璫飾於佩劍外室之上，故琢止於面，玉璫殉于尸體兩臂之下，故出必得雙，則古人致釋所未及也。向之所謂圭者，今以古代石器證之，知係斧斤之屬，爲古兵，向之所謂雜佩者，今以周秦銅器證之，知屬犀比之玉，爲鈎飾。凡此皆後勝於前之新說。今衡齋所見所藏之古玉，大半爲古人未見之品，故其書但著圖形，而無目錄，爲器凡二百種，治古器物學者當注意也。（玉府）

## 景印明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二

### 十卷

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來薰閣 直隸書局  
隆福寺 文奎堂 天津直隸書局 上海

中國書店 南京保文堂 各省大書坊 裝訂四册

定價八元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一書集宋代彝器銘文之大成，自來傳世木刻本有四：（一）明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硃印本，隨意刪節，謬舛已甚；（二）嘉慶二年阮刻本，其所據鈔本未能完善，脫誤仍多；（三）劉世珩刻本係據孫星衍鈔本，惟孫氏屬嚴可均影寫古篆，筆畫肥蠶，且有臆改之處，其石鼓

文係屬僞造，尤非薛書之舊。（四）此次所印係根據明崇禎六年朱謀壘刻本，有趙孟頫柯九思諸家之鑒定，則朱氏所據者自係薛氏真蹟，其篆畫與近世已發現之零星石刻本絕相類。阮氏刻書時尙未見此本，南北各藏書家目錄亦鮮有載及之者，則此本之可貴不待言矣。（玉府）

## 中國音樂史

王光祈編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中華百科叢書本）

中國音樂之歷史的研究，以前有鄭觀文和許之衡的中國音樂史。但是這兩部書都有同樣的缺點，便是大部分不過比輯文獻上的材料，討論一些中國律呂的學說，而不能用近代的樂理來解釋。中國的樂律學說夾雜一些五行陰陽之說，已經難懂，如今仍然以難懂解難懂，結果還是一個不懂，王氏專治音樂，以近代的樂理解釋中國古代的音樂，在有系統的中文音樂史著作中還算是第一部。

此書上下兩册，計分編纂本書之原因，律之起源，律之進化，調之進化，樂譜之進化，樂器之進化，樂隊之組織，舞樂之進

化，歌劇之進化，器樂之進化，凡十章。末附袁同禮君中國音樂書舉要一篇。

音樂——尤其是音樂史——為專門之學，記者於此全然門外，除介紹篇章外，不能說什麼話。不過王氏專治音樂，於音樂之歷史的方面，似乎論斷不甚謹嚴緻密，例如論隋時龜茲蘇祇婆瑟琶七調，而以為「蘇祇婆係來自西域，而當時的西域音樂，又在亞刺伯波斯音樂文化勢力之下，故吾人可以推定蘇祇婆所用者當與亞刺伯瑟琶相同。」按蘇祇婆入中國在北周之時，這時候的亞刺伯文化如何，尚大是問題。至於龜著文化在當時實屬於印度一系，不唯文字形體多採五天竺書，此外宗教習俗，也多可以互證，所以法國 *Dr. H. Coeur* 教授考證蘇祇婆瑟琶七調，即從印度樂中尋得其各調的原音；無論是從名辭上，或是從音樂的系統上，說龜茲蘇祇婆瑟琶是近於印度樂，比之說出於亞刺伯瑟琶，在歷史上的根據，似乎要堅強一點。

王氏此書寫於德國，對於國內討論音樂方面的文字，見聞不免遺漏，如論姜白石旁譜，即其一例。又論舞樂，王氏雖有「關於歷代舞樂變遷一事，將來另作專書討論」的聲明，然

而寥寥六十字，怎麼樣也不能不說是太略了！（方）

## 支那山水畫史

伊勢專一郎著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報告第五册

山水畫為中國畫之最大特色，中國民族表現於藝術上之最高的感情，多可於山水畫中，熨貼而揣摩之，但此中消息，固難以言道。本書著者雖似乎很想從這方面着力，但還不能認為怎樣成功。全書所論為自東晉顧愷之至五代荆浩五百年間山水畫推移之主要的趨向。第一章顧愷之，第二章關元天寶間之山水畫，第三章王維，第四章荆浩。其中所舉遺物，除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外，皆出於彼邦收藏家所有，惜未能廣事徵取。而真贋的問題，著者却引湯屋之言以自謝，或意在闡其理，而不在取證於物乎？窺其意似又不然。惟所論自有其獨到處，為近年來中國繪畫史研究上難能之作。（藏）

## 唐宋之繪畫

金原省吾著 傅抱石譯 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論畫之作，唐宋而後代不乏人，迄於清末，琳琅浩如烟海，

然或爲紀傳體，或爲札記體，求其會通綜合之作，則無聞焉。自歐西藝術史研究之方法東漸，乃有所謂藝術史之書出，此則日人先我而著鞭矣。如國華、寶雲、東洋美術、佛教美術諸雜誌中所載此項論文，多有可觀，加以彼邦印刷術之進步，吾國法書名畫之東流，於是中國繪畫之研究，遂覺風起雲湧，其中如內藤虎瀧、精一、澤村專太郎等皆知名之士。金原省吾氏掌教於日本帝國美術學校，曾從平禮、百穗氏習南畫，收藏頗富，著有中國上代畫論研究、中國繪畫史諸書。此唐宋之繪畫，原爲二小冊，在東亞研究叢書中。其論畫之旨，謂中國畫實以「線」爲中心，「色」「墨」皆在其次，自爲確論。惟此書既爲專論唐宋兩代之畫，而於南北宗派之別，則極少闡發，不無遺憾。譯文又頗多生澀之筆，但圖片尙多，足以增讀者之觀感。（藏）

清代圖書館發展史 譚卓垣著 廿四年商務書館出版（英文）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by C. W. Taam,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藏書之風以清代爲最盛，大江南北書藏琳琅相望。康熙乾隆之世，廣開獻書之門，文教昌明，前古所罕見也。咸同而後，國事擾攘，至於清末，兵燹之餘，內府圖書，或成灰燼，私家舊藏，漸流海外，凌夷至今，文獻有不足徵者，則禮失而求諸野焉。

本書凡五章，將清代二百六十餘年間公私藏書之概況及其與清代學術之消息，言之多中肯綮。殿以斯坦因發現敦煌書，楊守敬訪書日本，及羅振玉所獲內閣檔案。全書行文流暢，惟英譯名間有可商榷者。（齡）

中法越南關係始末 邵循正撰 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論文叢刊本

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定價一元六角

是書首緒論，分三子目，述法國在越南勢權之起源，北圻問題之由來，中國與越南之宗藩關係問題。次分八章，曰法國之觀望時期，曰中法之和平交涉，曰中法之明交暗戰，曰中法之乍和乍戰，曰海疆之騷擾，曰北圻戰事之再起，曰各國之調停，曰巴黎和約。附中西文參考書目，及中西文索引。案中法越南關係問題，中西記載甚夥，惟散見羣書，且中法記載甲乙

西和戰之事，各執一說，是書能裒輯中西記載，鉤稽羣說，而條理之，用力可謂勤摯。其尤難能而可貴者，能將安南地名訂正不少，如改西貢爲柴棍之類，皆可改正今日坊刻地圖之誤。其間固有舛誤，如訛朱篤爲州督，訛萬象爲文湘，或考訂之偶疏，或誤採探路記之訛譯，要不足爲是書病也。（鈞）

## 兩淮水利鹽墾實錄

李旭旦 樓桐茂 王慕韓  
詹子政 記述 胡煥庸 編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央大學地理學系出版 南京中央大學出版組發行 定價一元

此爲中央大學地理學系師生於去年夏季考查江淮間水利墾墾實況之報告書。內容計分五篇。第一篇紀程，歷述此次行程之概況。所述皆爲見聞及經歷之事實，非如一般遊記之流連風景者。第二篇水利，對於兩淮之地形，水文，氣候，以及各河湖堤壩之水利情形，均根據事實，作會通之論述。對導淮工程，主張由淮南低地擇入海之道，並贊同李儀祉氏主修三河壩以整理入江之水，故於導淮會方案之由淤黃河入海者，有所批評。是則以地勢水量等事實爲依據，作根本遠大之計。

殆非故作高論者可比，當局者可參考焉。第三篇連雲港，對於此港之歷史，地理，築港工程之現況與計劃以及將來商業之發展，均有所闡述。其中對於連雲港水之深度，由實際考詢，而知以前沈百先氏視察報告及張柏香氏論文中所記之不可信。可見地理事實，若無確實之根據，未可隨意論述。引用者亦當知所審慎也。第四篇鹽務，論述兩淮鹽務之沿革，製鹽法與自然環境之關係，鹽產之消長，以及鹽運，鹽稅，鹽民，與鹽政之利弊及改革，均有簡要之說明。讀此一篇，對於淮鹽之實況大致可以瞭如指掌。吾人更望學者將其他各鹽區亦有此等類似之論文發表，則此關係全國國計民生之鹽務，庶可以一目了然矣。第五篇墾務，先行分述兩淮各墾植公司之概況，繼乃綜述墾區之地理及墾務情況。自清季張季直氏倡辦墾牧公司以來，繼起者甚多，一時稱盛。但從未聞有將此事作系統之記述者。此篇實爲新穎翔實之作。

書中附有銅版照片，地圖及統計圖表甚多。而圖表之作，雖多據各機關已成之材料改製，但皆加以一選擇整理，非若一般地理述作之直鈔統計表，不加剪裁，致令讀者只覺其如年鑑簿冊，而不類地理著述也。卽就其圖表及事實之本身言。

亦多有以前未經發表之新材料，或雖已發表而零亂散漫，鮮人注意者。今一經整理組織，又加以實際考查之經驗，故益覺其內容之新穎也。

地理之學，注重實地經驗，未可僅憑書冊。故大學校中地理學系之地理考查，應與物理化學等系之實驗工作占同等之地位。據此書卷首胡氏序文言：「在本屆考察之前，曾與諸同學開設一學程曰『江蘇地誌研究』，對於本省一般情況，及重要問題，先作一系統之講述；」則此書之作，殆可謂「江蘇地誌研究」課之實際報告。吾人甚盼國內大學地理學系常有此等考查報告，多多發表，則不僅於地理教育可有確實之成就，即於中國地理學之本身亦得日求進步也。蓋居今日而講中國地理，徒恃書冊與教室之理論，難望其有確實之進步，要當多作有計畫有系統之實際考查，始可以開拓新路，發現新知耳。（凡）

## 經濟地理概論

蔡源明著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一元

著者在序言中說是「將年來草就之演講，及可作參考

之地圖統計表等，編爲是書。」全書共分三編：（一）緒論，（二）環境論，（三）地帶論。第三編約占全書篇幅十分之八，除第一章論文化等級與經濟等級占本編不及十分之一外，其餘大抵是依物產分別敘述其世界出產和分配概況的。所以全書內容大部分是地誌的性質。這是中外經濟地理書的普通現象，因爲這一科的內容，多借重於實用性的商業地理的。本書附圖表很多，是其長處。但在這種通論性質的書中，統計表似乎不宜太多，最好是把牠們改製成簡明的統計圖。關於通論和世界經濟地理的譯著，中國已經有一點，現在我們更希望多出些超乎平鏗體裁的中國經濟地理著述，不論是分類的區域的，或是全部的。（平）

## 元人小令集

陳乃乾輯 廿四年四月開  
明書店發行 實價一元二

在韻文作品中除了賦，大體說，詩是溫柔敦厚，宜於表現涵蓄的感情；詞主婉約，宜於調態，自然有一種細膩風光；含有戲劇意味的曲詞（如元明雜劇傳奇），宜於鋪陳敘事，較敘事詩自由而易於發揮，動人情感。元人的散曲小令，却是小巧

玲瓏，可高可低的雋品，它好像小家碧玉，不比詩的凝重，却又比詞含羞一些，讀起來不吃力，却領略得一種雋逸輕鬆的味兒，在韻文中可以不依附於戲曲而自成格調。所以我有時也很欣賞小令。

近幾年來散曲小令的收集，如吳瞿安鄭振鐸任二北盧冀野都是很努力的人。本書編者從前曾刊過一本薄薄的南北小令，是從詞林摘艷裏輯出的，現在更擴充而成這樣厚厚的一冊，喜歡讀小令的人，自然很感謝了。（藏）



#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書籍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	譯其顯 譚新嘉 李文詩等編	四冊	二元五角
現藏政府出版品目錄	「第一輯」	二冊	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	民一八	五冊	五分
國立北平圖書館十九年雙十節展覽會目錄		一冊	一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賑災圖書展覽會目錄	民二〇	五冊	五分
輿圖版畫展覽會目錄	民二二	一冊	五分
現代德國印刷展覽會目錄	民二二	一冊	五分
國立北平圖書館西文參考書目錄	英文本	洋裝一冊	二元三角
穆麟德遺書目錄		洋裝一冊	二元二角
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一冊	一元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四卷		一冊	一元
梁任公遺書目錄		四冊	每部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四冊	四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書聯合目錄半布面		四冊	特價九元
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期刊聯合目錄續編		洋裝一冊	三元
館藏法文書目錄		洋宣紙一冊	二元五角
滿文書聯合目錄		一冊	二元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一冊	一元
中興館閣書目	趙士遠編	三冊	連史三元四角 毛邊二元四角
宋國史藝文志	趙士遠編	一冊	同上
書畫書錄解題	三十卷 紹宋編	六冊	四元
中國地學論文索引	王庸 茅乃文輯	洋宣紙一冊	一元六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		二冊	一元四角
楚器圖釋	壽縣新出土楚器九件	一冊	三元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二冊	二冊	二元
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于敏中	一冊	一元
孫淵如外集	六卷 孫星衍撰 王重民輯	一冊	一元四角
清初史料四種	謝國楨編	二冊	一元五角
中國加入國際交換出版品公約之經過		五冊	五分
葛德紀念特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合編	每份	二角五分
大寶積經論	鋼和泰輯	一冊	三元
<b>珍本叢書</b>			
北平圖書館珍本叢書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方孔炤撰 據明刻本排印	六冊	六元
通制條格三十卷存二十二卷	明沈璟撰 據明刻本影印	六冊	六元
埋劍記傳奇二卷	明沈璟撰 據明刻本影印	二冊	二元
鬱岡齋筆	四卷 明王肯堂撰 據明刻本排印	二冊	三元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貽撰	三冊	三元
鴉片事略二卷	清李圭著	一冊	一元
<b>影片及拓片</b>			
國立北平圖書館全景	二十張	每份	二元
漢熹平石經後記殘石拓片	每份	二元	一元
隋唐文構墓誌		四元	一元
唐張舉墓誌		四角	一元
唐口夫人月相墓誌		四角	一元
唐裴休船象拜心經造像		四角	一元
郭槐墓誌		四角	一元
本館館記	拓片一張	每份	八元
閻侯何氏藏	古鏡片一百二十張	每份	二十元
瓦當文拓片	一百二十張	每份	十元